



愚伏別集  
五

墓誌銘  
神道碑銘  
墓表  
行狀

共六

~ 16  
2344  
15



和  
2344  
卷/6-15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九



附錄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  
 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行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 世子左賓客鄭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經世字景任鄭爲晉陽大姓至公九世祖澤爲尚  
 州判牧事留一子于州遂爲州人曾祖諱繼成強記過  
 人讀離騷經三過誦無遺累舉不振祖諱銀成考諱汝  
 寬皆以德善承家業妣陝川李氏江陽君瑤之後學生

公軻之女以嘉靖癸亥九月十四日生幼有異質自能  
言讀小學一卷纔訖其餘迎刃而解書過目輒成誦微  
詞奧義一閱領其趣落筆娓娓皆驚人語凡在較藝之  
場每居前列年十六領鄉解生進選然其趣向之正乃  
於舉業之外知有吾人用力之地刻意爲學賦從善如  
登詩以自勉庚辰柳文忠公知州事勸課多士學政日  
新公賓賓然執禮請益先生異之告之以爲學之序自  
是涵而餒之月有所益年二十中進士二十四中 謁  
聖名動一世戊子擢入藝文館爲檢閱入玉堂爲正字  
仍 賜暇東湖俄以史官誤薦下吏未久而解庚寅遭  
外艱守制於廬柴毀幾不勝柩壬辰夏島夷入寇公與

同志倡率義旅時有斬獲之功一日賊猝至公中矢而  
仆母夫人遂遇害弟興世殉焉巡察使申于朝陞叙佐  
禮曹郎疏陳罔功之實以辭之冬乞軍餉行到公山邁  
痘幾死而甦癸巳冬 下教本道使之敦諭赴 朝與  
贊辭命上疏不赴甲午服除拜禮兵曹郎皆未及拜職  
旋授弘文館修撰冬拜司諫院正言還修撰兼侍講院  
文學乙未春兼司書知製 教秋陞校理上疏請立自  
強之本時當大亂之餘國憂方殷公入對言古者大有  
爲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曰學而已所謂學非襲  
先王緒言而已須有思辨之實積累之漸然後學由是  
而進心由是而明既知此心之由學而明則當知此心

之非學而闇明則光輝芴燭於事物闇則是非懵然而  
不辨然講明此學而不以敬而持守則將無以維持此  
心而為涵養之本矣 殿下有求治之心而大有為之  
效未著豈非學問之功不純而怠忽之私有以間之也  
天降大割百事潰裂勤於學問以明治道則舊邦之維  
新在此此學不繼治道多雜則國勢之不振愈甚辭氣  
剴切音吐洪暢 玉色怡然多所聽納時 上始講周  
易為聖學之正宗雖不可不講而然其義精微難曉春  
秋明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是急務一日 上問  
程傳與朱子本義異同公進曰畫前之易竒耦之未形  
者也伏羲之易竒耦之已形者也讀易者但就六十四

卦知文王之象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伏羲先  
天之學莫之聞焉至邵子承穆李之傳大為之發揮然  
後始知三聖之辭皆出於先天之畫由是而易之本原  
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耳若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  
畫而義理精濶實所以衍周經之義也此其同異之別  
在學者而言程傳為尤切矣一日 上問陰陽升降善  
惡吉凶之應公進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昇陽降  
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君  
德之居上而親下須如是方可上下相交而成世道之  
泰矣不惟治道為然修養家之水火交濟亦猶是也又  
曰積陽多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

君子小人之分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殺物陰陽之氣不同如是是故易之道貴陽而賤陰矣每於進講之際上傾心聽納酬酢如鄉有國士之稱 賜內厩馬及馬粧鰲城每自講筵退語人曰鄭某真待講之才也十月上疏請省墓許之仍令膳出疏本入納十一月還朝請頻御經筵丙申春拜吏曹郎以御史下嶺南巡按防戍諸處俄拜校理吏曹正郎丁酉春上疏乞解職從戎專力於奮義討賊之事不 允七月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八月還拜校理兼弼善時海岸畱屯之賊將再動公與同僚上劄請守都城俄還舍人拜司憲府掌令九月以 御史巡檢嶺西復命差奮義軍將適授成均

司藝俄拜副校理催運軍餉畢拜司諫尋陞承政院同副承旨戊戌春轉左承旨四月嶺南方伯缺一日於榻前 上指公謂曰此人有才局可差遣時有相臣贊其決時當兵革之際戎務叢沓外則濱海之地賊壘相連內則湖嶺之中 天師彌滿公能日夕究心施置有方催糧於凋弊之民括兵於流徙之日不專以調發為急而亦能以寬裕為政威愛洽著兵民胥悅藹然有古攬轡之風冬累控免牘適授副護軍先是公為吏曹郎升黜流品一以賢邪持心如枰未嘗為人作輕重時有嗜利無耻之徒自以清議所不容締結同類搆陷正人造虛捏誣白黑雜糅自是而善類無容足之地矣尋除

青松不赴庚子春知寧海府其為政精明峻潔一以省事不擾為本冬棄官歸坐罷辛丑 特命別叙壬寅春拜左承旨禮曹叅議皆不赴時公家食將二稔矣乃與同志相議曰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吾徒皆有志澤物獨不念康濟同胞耶遂各出錢設醫局取其息留材料隨病投藥取先儒存心愛物語名其局曰存愛院其陰德之及物者廣矣冬以校正廳堂上召被論初鄭仁弘起鄉兵名以義旅賊退後猶擁兵自衛殊有不戢之聞公偶以所聞言於人至是仁弘為憲長捏出不近之謗以劾之丁未春除大丘府其為治先教而後罰令行而民信鄭寒岡語余曰大丘之治

悃幅無華可為吏治之師戊申歲 宣廟賓天哀痛欲隕光海卽祚公應旨上疏其一款論新政闕失略曰竊見 殿下卽祚之初銓相除拜之政似不出於大公至正之道銓相之選乃是大臣所擬而其人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焉殿下之叅入己意任情低昂至此甚矣其人賢否臣素未知設使前後注擬四五人清名實德盡出其下初政清明不當及於私昵况未必然則其為累固不大乎 殿下延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為賢於夢卜則尊之不以貌而以誠任之不以貳而以專然後可得盡其用而乃於為朝廷擇銓衡一大除拜不用其言

直任已意若然則獨運萬機足矣亦安用賢相爲哉  
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  
言殿下博觀前史其於公私之辨治亂之故察之熟  
矣豈不知姻婭私昵之有累於聖德乎得非新登天位  
上下情意未及諳熟而遽遭危疑之變眈然浚居不免  
有憂懼之心遂欲廣置親信以爲急難之用乎殿下  
之慮或出於此則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  
主之所以尊而無對以無私也目今朝廷百官孰非  
殿下之四體三軍萬姓孰非殿下之赤子乎一視同  
仁以得其心則不幸遇難孰不爲殿下捐軀乎不此  
之圖而顧欲托於數三親信之人則親信者無幾而餘

皆爲疎外之人矣殿下之不亦狹乎殿下之勢  
不亦孤乎疏進光海大怒托以語逼先朝禍將不測  
大臣李恒福進曰其言雖過非內懷至忠不能也只削  
職還叙已酉春差冬至使赴京入班用玄盤領以朝公  
以爲盤領創於後代玄卽齊服非所用於朝賀大禮遂  
呈文禮部請易以朝服且兵部謂本朝之人偷賣焰硝  
於虜中不許年例貿易公呈文以辨之更於年例外許  
貿二倍數庚戌春復命光海嘉之特超一資公上章辭  
不允拜成均館大司成乞暇省墓七月還朝十月授羅  
州牧使十一月拜全羅道觀察使辛亥秋被劾初鄭仁  
弘上章斥兩賢至是公作五賢從祀廟廷執禮契帖序

其末有曰奈何盛典纒舉而邪說僣行誣賢之語略無顧忌嗚呼彼豈無秉彝之天耶惟其偏私之見蔽之於前忿狠之氣迫之於後不覺其自陷於媚嫉之歸此其可哀之甚也仁弘啣之嗾其黨詆之壬子金旨哉獄起公被引就理內官搜家書以進所與妻子往復私札中有語及上躬者則必別行高書光海語其侍者曰其敬謹如是而寧有生心黨逆者乎俄而釋之光海殺臨海加公嘉義先是本朝嘗以臨海有疾而聞於上國臨海尚於天將接待時循例隨駕公啓請勿令隨駕至是光海謂其有炳幾逆折之功然非公啓辭之意也公堅讓不許癸丑三月授江陵府使乙卯被逮以沈懜獄辭

所連累也丙辰冬削職而解丁巳夏給牒癸亥三月今上更化特除弘文館副提學四月入謝上章辭上答曰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勞苦遠來予甚嘉悅卿其勿辭登對言始初清明之日宜首罷內需司以示民無私因早上劄略曰德崇學進常在於真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則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尚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宏謨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姦民玩法禁闈之嚴而女僕通行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 殿下



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  
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  
一已之私意難除者甚可畏也伏願堅苦刻厲執德不  
移勿以已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急近効  
持循不已則自然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自天佑之吉無  
不利雨暘時若百穀用成民安物阜之效可馴致矣  
上手批曰自予忝位無一人言予過今看劄辭不覺敬  
服故事王堂長無依次入侍之例經筵官等言鄭某乃  
讀書養德之人請頻數引接 上從之許令間日入參  
五月別賜米豆時 上待公用異數公亦感激恩遇知  
無不言其規切人主開導聰明者必以格君心之非為

先惜其所進之言所言之事不自言於外起居之注又  
未及什一使其啓沃之言不得傳於後也一日 上謹  
論語宰予晝寢章至集註自棄孰甚 上曰晝寢豈至  
於自棄乎公曰先儒有言懈意一生便是自棄然則不  
必大段為惡然後乃為自棄也纔有懈惰之念便是自  
棄也凡看此等文字勿謂豈便至此而更加惕念幸甚  
又承 問薦張顯光柳紘文學行誼為東南雋望若蒙  
收用必有補於治道時廢庶人徑自江華棹棘中鑿穴  
將出 上令宰臣議所以處之公與同僚具劄以進大  
司憲李貴至 上前直斥公不同兩司斷義之請公再  
疏乞遞不 許又疏請削光海朝嘉義資 許之八月

賜盤領搭胡資上箋謝俄兼藝文館提學辭不許九  
月上劄陳八條一曰立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重宗統  
四曰盡孝敬五曰納諫諍六曰公視聽七曰嚴宮禁八  
曰鎮民心皆初服之急務治道之大要也其重宗統一  
款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稱所後為父母而服齊斬  
三年稱本生為伯叔而服不杖期誠以受重之義甚大  
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  
廟社稷之重尤萬萬於卿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芻豢  
入繼而尊奉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  
宋英宗賴司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稱  
濮王乃為得禮之懿我 宣廟追崇德興時亦倣此而

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此微  
有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禰不可  
亂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既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  
稱為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自稱為子未有嫌逼之礙也  
司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尊其父為皇考而  
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承祖統  
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也此正與今日之事相  
似而可以為明據宣帝初稱史皇孫為悼考則先儒未  
有貶議其後稱皇考然後范鎮議其以小宗而合大宗  
之統程子譏其亂倫失禮今既避宗廟之稱不加皇字  
則於大宗之統未嘗合矣而無兩考之嫌矣今雖公論

已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  
程子之所憂者乎此誠萬萬非所憂於 聖明之世而  
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為 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而  
明察焉時朝廷方議號牌量田公獻議冬以嫁女乞暇  
南歸 上令本道給昏需閏十月還朝十二月白虹貫  
日上劄請遇灾寅畏略曰日為衆陽之宗虹是陰沴之  
氣其尊卑淑慝宜莫與抗而正當方中之晷直射橫貫  
之輝陰盛干陽莫甚於此天道不怡變不虛生意者深  
宮蟻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念乍弛宴安  
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乎伏願 殿  
下反躬澆省益篤其敬畏之誠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

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 上答曰內省多愧天  
譴宜矣劄辭當體念焉又論梁德允略曰夫刑之輕重  
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有司  
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者重而  
重者輕也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此然後  
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隸而不肯自立於  
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而正家及國之道  
不能出於至公乎甲子元日有白虹貫日之變公乃應  
旨上劄略曰薄蝕雖慘猶有常度隳以陰沴倏干大陽  
謫見於天莫甚於此一之可畏况再三乎况於月正元  
日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膈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望其榮衛完實有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乎攬動之以搖其精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嗚呼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父母之心子憂亦憂子喜亦喜前項數事既為民病則乾文之不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蓋不啻八九現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昏迷天象竟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益昭然矣今 殿下既有寅畏之心矣又有懇惻之言矣然又必有不忍

人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懇惻之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李适舉兵叛賊鋒日急公論入江都非計 大駕遂南巡公承 命檢察嶺南上狀請毋貸犇北之將以振軍律請把截漢江既逾嶺通諭遠近召募兵糧三月復 命四月乞遶不許一日有勳宰袖劄草來示大意仁城珙出賊供不可不早圖公答云諸王子名出賊供者不但珙必將次第驚焉畏盛世寧忍使骨肉疑懼如往日之為乎兩司請議處珙公獨不變初說勳宰怒甚斥公公乃陳章乞免略曰伏聞昨日 筵中延平府院君李貴詆臣以不論仁城至以奸人目之 聖教有曰自古安有身無自

犯之事預講處置之道乎可見大聖人之量超出常情  
真不啻天淵矣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苟同  
於人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爲耻故上年論禋之  
時不能聽人敦迫變其初議古之大臣惟恐人之不攻  
吾闕而今之重臣惟恐人之不與已同同則喜而與之  
不同則怒而罵之以此謀國恐非國家之福而士之狷  
狹知耻者寧有長揖而去耳安能仰其鼻息聽其脅制  
有如轅下之駒哉伏乞 聖慈亟許適斥以厭公議以  
安愚分 上答曰守經不撓玉堂之任也於卿無失公  
又上疏乞退 上優批不 許勲宰又有劄攻公益急  
公出東郊上劄乞行遣 上答曰卿之忠謹予嘉之久

矣李貴雖有千言萬語豈有聽信之理乎公乞退益力  
上不許擢拜大司憲公控辭并不 許又極陳難受  
之義略曰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  
其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  
可以不慎也臣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  
退者則雖被物議不許辭避爲其臣者亦貪戀寵眷晏  
然不去一夫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至  
於廉耻掃地利欲滔天而國無所賴然則一夫進退其  
關於風俗者果何如也目今 朝著清明搢紳相讓蓋  
無一人忌耻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臣充一夫之數  
以啓無耻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乎孔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就伏望 聖慈由賜憐察卽許遯改無使臣終始相持陷於違忤之誅乃爲情意交孚之美也 上始許遯卽買舟南歸是日除副提學公上章再辭不許遯旋拜承政院都承旨 嚴旨促召公以一向辭退分義未安八月還朝 上引對慰諭仍曰卿之不辭而去禮乎望望然去之予甚慚覲公謝曰臣旣得遯免趁未付職而去前銜官豈有辭朝之理乎仍啓曰臣在鄉時聞政院封還內旨臣甚喜其得體出納惟允政院之任 聖教如未盡則臣在此任亦不敢不封還 上改容九月上教曰鄭某曾講論語一部盡心論難古語曰無言不

酬其特加一資公上疏乞改正又曰抑臣於此願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敬事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而中間一敬字爲五者之本人主之尤所不可忽也竊念 聖明於節用愛人與民信使民時等事固已不著力而能而或恐於此字上微有著力未到處益施爲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爲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爲不敬也伏願於其已能者思所以終始之於其未能者思所以至之純心積功推致其極則程子所謂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豈虛語哉使一國臣民涵濡 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與有榮矣 上答曰疏末所

陳實是格言予當體念卿其體予至意勿為控辭十月  
雷雨公與同僚上劄請修省十一月三告乞遫上不  
許勲幸於登對語侵公公上劄乞罷不許刑曹啓  
請以公州人鄭蕩等匿田不賦將梟示公啓曰此輩奸  
濫罪之固當但人命至重因一人之訴遽梟六首未安  
上令該曹改議以處乙丑正月兼右副賓客二月  
世子行冠禮公承命作圖以進禮畢進一階辭不  
許公以正二品為都承旨非舊例乞遫不許三月遭  
長子恣上疏乞護柩南歸上曰鄭杲竟至不救予甚  
嗟惜子恣解職非例不許三告始許遫夏拜大司  
憲上劄乞遫不許尋遫為知樞又拜大司憲三告不

許遫七月以先墓加土乞暇仍請遫不許既歸授  
議政府右叅贊俄拜刑曹判書乞遫不許十一月拜  
大司憲請罷諸宮家泔海魚鹽之利禁士大夫關節干  
請之弊勿給復內需奴丙寅正月上遭仁獻王后喪  
欲行三年之服公請殿下不杖期二月上劄進喪禮  
六條其疏曰竊覲殿下近年以來舍已從人之德漸  
不如初遭喪以後又為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  
惡異之心夫人君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  
同惡異之心則惟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已私  
而其奈莊士日遠諂言日至終至於喪邦何哉臣之所  
陳殆千百餘言而無一句半句同於殿下者固知無

足取悅而適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出  
於閑邪弼違之誠惟 聖明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幸  
甚 上答曰觀卿劄辭據經引禮反復論難足見專門  
禮學但杖期一節既論以父在母喪之禮則以杖卽位  
有何失乎此外所論當體念先是 上令禮官議私親  
稱號公以爲宗統大義固嚴然 殿下旣以親孫入承  
無兩考之嫌當稱考而不加顯字廷議皆從之至是有  
重臣請爲三年喪者公以書折之俄拜大司憲拜副提  
學三告乞適俄還大司憲上劄數千言略曰竊念 殿  
下之憂勤願治四年于茲而治具之漸張者未見其日  
進而但見其日退當 殿下撥亂反正之初革舊鼎新

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聳動斬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淬厲奮發而自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  
成就乃止於此不惟臣等爲 殿下惜之竊想 間燕  
無事之頃中夜不寐之時必有穆然深思慨然長吁而  
不勝其憂懼者矣惟其鼓作振發之機係於 殿下之  
一心故敢以誠之一字爲今日應病之藥伏願 殿下  
畱神澄省焉 答曰劄辭俱是格言予敢不惕念而思  
改哉近因京疾不接賢士闕失之日積良以此也尋適  
授副護軍以焚黃乞暇未及行復授大司憲力辭不許  
累告始適卽拜副提學俄遷大司憲時殿試取才有循  
私之語公 啓請罷榜且請舉子勿給燭九月適授同



樞冬拜大司憲病適俄授副提學乞適不許十二月  
遇次子喪丁卯請速職歸葬亾子 上答曰觀卿疏不  
覺驚愕論思之任勿辭趨卽往來仍令給葬需遂盡室  
南歸行到清州聞奴賊入寇還入朝承嶺南號召之  
命傳檄道內人皆思奮應募者衆閱兵調糧將次第前  
赴俄以賊退而罷四月復 命于江都尋扈 駕還京  
城五月上劄論時務略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  
立非常之志然後能興衰撥亂以卒建非常之業志苟  
不立因循頹惰不能自強終於不振而已矣徂茲戎虜  
之禍尚忍言哉邊疆失守列城瓦解西土生靈剪爲魚  
肉至使 君父蒙塵廟社播越今之旋 駕舊都亦燕

雀之處堂耳嗚呼其危矣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願 殿下毋自沮而益  
自強焉日夜淬厲毅然發奮曰島棲之耻可不雪乎脅  
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與和其可恃而爲安乎寤寐  
一念惟在於湔羞雪憤而不以一毫玩愒之心參錯於  
其間 殿下之志立矣俄除大司憲適授同樞又拜副  
提學上劄論時務略曰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  
心傳曰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  
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耻立之  
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洒耻之無日  
矣移拜大司憲七月適授同樞卽拜副提學乞解職浴

椒井 答曰勿辭赴卽往還移拜大司憲上狀辭職十  
月聞李仁居之變還朝拜四宰移副提學辭不 許戊  
辰正月拜大司憲叅鞫柳孝立逆獄故事叅鞫之官有  
叅勲之例卽上疏辭四月除四宰兼知義禁五月還副  
提學公以館職兼禁府不佞上劄請減 從之六月加  
正憲七月上劄論邊事略曰云云八月應 旨上劄略  
曰云云己巳春有白虹貫日之變上劄請修省尋乞暇  
焚黃四月還朝以病辭 上曰予以寡昧賴卿輔導卿  
去未久予心茅塞論思之長非卿不可宜勿控辭閏四  
月承 東朝令寫進九思九容五月移拜大司憲以右  
手不仁三劄 許逵旋拜右叅贊兼同知 經筵三告

不 許逵移拜禮曹判書乞解職南歸浴椒井 給暇  
七月辭朝上疏乞致仕 答曰卿在經幄啓沃弘多速  
來副予意九月拜吏曹判書兼拜弘文館大提學藝文  
館大提學累辭不 許逵公旣不得 命則公心正色  
不激不隨庶欲調和士論恩怨不恤而范賈之覺庶期  
帖然矣庚午二月知貢舉取才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初  
士之爲文或以奇恠相高自公提衡而時文之浮雜無  
體制者始變而尚典雅矣四月椴島亂劉興治殺其主  
將陳繼盛 朝廷遣將討之公上劄言不可十一月遷  
穆陵承 命撰誌文以進時梓宮啓櫬與賀至相值  
禮官請哭訖行賀公謂一日之內哀樂并行未安請停

賀禮 從之尋引疾乞暇而南到稷山馳 啓乞解職  
從之辛未二月乞遣文衡再疏得適三月以大司憲  
召不赴四月 上用勳宰議將追崇 元宗欲遣使  
直請 天朝公以爲大禮所係雖在病退中義不可不  
言乃上疏以陳之略曰追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  
不可矣況以 殿下明睿好禮寧有不知之理特爲誠  
孝所蔽不自知其過耳夫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  
爲過則者理而已矣孟孫問孝聖人答之曰無違無違  
者生死葬禮不肯於理之謂也臣未知 殿下此舉果  
能不背於理而合於禮乎禮經之論此不啻多矣臣請  
爲 殿下陳之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

不得稱先君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據此則  
大院君不得稱 先王 殿下不得稱 先王而特  
以有撥亂反正之功承大統爲宗廟主彼以 大院君  
爲非私親 殿下爲嫡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 殿  
下但知生我者之爲恩而不念 祖統之至嚴雖制禮  
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徒以所蔽者厚  
也六月聞虜騎入寇昇疾發行到報恩疾甚不得赴自  
是病勢彌甚八月 東朝下札問疾十月 上遣醫看  
疾 東朝亦令宮官來問十一月授左叅贊辭不許  
壬申正月乞致仕 上批此非舊臣辭退之時調理上  
來二月移卜梅湖子弟憂公之疾以其地清勝或有益

於蠲滯而養氣也三月上疏乞解本職及兼帶 許之  
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公以病未會哭上疏九月拜大  
司憲上狀辭癸酉正月病亟而蘇六月十七日丁丑啓  
手足計至 上輟朝賜賻特 贈議政府左贊成 東  
朝將舉哀禮官 啓以賓客無舉哀之例 上教曰此  
人多教誨之功舉哀何妨用其年八月二十五日甲申  
葬于咸昌縣檢湖之西卯向之原用治命也自 上致  
祭 東朝別賜賻有加遣宮官致祭仍看葬令曰鄭賓  
客平生嗜禮宮官毋失禮遠近儒士來會者四百餘人  
公有文集若干卷思問錄若干卷朱文酌海若干卷其  
規摹之正志業之偉必有以理而求者足以知其心以

事而考者亦將信其跡不待後世之君山而亦有知太  
玄者矣公嘗輯古今喪禮名曰喪禮參考未及成書公  
骨格高聳目光炯炯神氣肅清論議英發其學以五經  
四書爲根基以濂洛諸賢爲正脈禮文則講行文公家  
禮參之以禮記儀禮諸經而於朱子之書尤極力掇蹟  
貫徹天人之微洞析王伯之辨其存諸心者無雜踐諸  
身者有力絕羣之資實問世而一生宏博之識亦兼包  
乎衆美其以此而行乎家則事親盡其孝居喪盡其哀  
每以養不逮親爲至痛衣食不給於身而染盛必備其  
物早朝而起冠帶謁廟祭祀之禮至老不衰篤於友愛  
有女弟貧乏剖財以均其食而家未嘗有宿貨餘糧推

之以事 君則忠愛出天每於入對之際齊戒必預忱  
意必積陳 朝廷得失說古今治亂文義之外反復推  
求歸之於人主期以感動 天聽與人言剖析至理色  
笑有味隨資所及而誘之橫說豎說聽者忘倦其施之  
於臨民則曰安之而已無擾之也導之而已無害之也  
恤窮民如保赤子育多士如養稚禾明謹條章施置得  
宜其趣要歸於仁得其政不流於解弛凡在所過皆有  
遺愛可見君子之學成於已而及於物其規摹體段之  
著於風績者自不能掩矣以此而措之將經理一世挽  
回古道中遭否塞之會濶閉寂寞之濱無復有意於當  
世事矣 聖主變化風雲遭運機鳴籟應意喻色授向

之所不遇於世者至是而始有需用之望矣而豈知難  
進之節已見居位之不安也當 章陵之議始以玉堂  
之長承博考之 命乃引禮經之說以 啓之其言曰  
聖上以繼別之宗踐 宣祖之位其事體之重何如  
而可以伸情於所生乎尊祖義也親親恩也義之所存  
恩有所屈尊之所壓私不可伸其見與勲宰不同每有  
所 啓輒爲其所醜詆十年立朝引退之日居其半如  
立矮屋之下擡頭不得尚何望於展布其四體乎其抱  
負之大有足以任世道之責而命途之舛終未免爲朝  
野所惜豈非賢者無祿之由乎天而道之將廢也有其  
命也然而以正論矯節負當世重望東南之士講學論

禮者率於公而取則聞其教而知所向者不知其幾人則其有功於世教者固自有在其所施之未究奚足道哉奚足道哉公之平日所上章劄幾數十餘辭意旨截文章精妙其中戊申論新政一疏尤卓犖而癸亥以後所陳明白懇至忠厚之意溢於言表其養氣之直辨禮之詳求之近代絕不多見也學識之蓄於中者既有其本故患難之至自外者雖不可堪而前後縲絏之遭讒毀之來一以理而排遣之終無所挫抑可見其知之精而守益固養之裕而得益溲非所謂良王之凋磨而益光薑桂之至死而愈辣者乎其爲詩心得而手應能說道人所不能形容處然待境而成未嘗強作蓋謂詩是

小技不可於此而枉費吾心力也不喜著書見人好立私見有同異於先儒之說必正色責之曰新學後生惟當篤信師說究其本義而已至於假竊形似鉅弄筆舌間自以爲得而卒無所據其不爲譏佛罵祖之歸者幾希矣臨事慎重不輕發曾襟坦然不以恩怨而槩諸心常恐於此用心一蹉未免於伎刻之歸謙挹自將絕無矜伐之出於口雖以所蓄之厚而其所自處欲然若無所有常戒子弟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至於聲聞之過尤其所惡常曰名之於身不啻如浮雲世之有小技而自衒者誠淺淺而至於子弟之愛父兄者必求名筆以鋪張無

實之事於身後者亦豈誠信事死之義也每以世之無  
人才爲歎曰上之所以育才者固無其道而下之所以  
自處者亦局於卑近習辭章記誦幸而決科則視此學  
爲筌蹄仕而能學者鮮矣識見旣蔑踐履亦闕上而立  
朝則無仁義之陳於君下而臨民則無教導之及於物  
何恠乎世道之愈下而愈晦也有以古之養人之道而  
成就之雖在季世而未必無異才之出也雅性泊如於  
世間竒麗之玩一無所好其平日所寓興者惟泉石之  
勝晚就愚伏山中臨溪縛數間屋置濂洛諸書爲積年  
家計讀書意倦則相羊水石之畔樂而忘返其自得之  
趣往往發於吟咏邂逅晚達感激 聖恩雖黽勉就仕

若其穹爵腴祿實非雅尚所在也慨此學之寥寥憂士  
風之不競庶幾整頓墜緒以卒舊業而疾病遽乘南岳  
新摧嗚呼痛哉公娶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嗣繼娶  
真寶李氏忠順衛潔之女察訪壽苓之孫參判堦之曾  
孫俱封貞敬夫人生二男二女男長曰松有雋才擢魏  
科拜藝文館檢閱次曰櫟志行不凡爲儕輩所愛重皆  
不幸短命女適生員盧碩命適教官宋浚吉側出有一  
男曰櫟萬戶檢閱有一男一女男曰道應女幼盧碩命  
有二男二女男曰思永女幼宋浚吉有二男二女皆幼  
銘曰

河洛秘靈載萃于商文儒挺粹道義漱芳學穿經籍氣

軼青蒼羽儀多士玉筍周行蜚英盛際罔試不能秉銓  
化地持心如稱孰才短長爰及爰繩盛名所在羣讒迭  
乘逮至昏朝世道益漓此宜三黜彼固一時十載習坎  
其德不緇素位而行何險不夷 聖主夏化人惟求舊  
首聘碩士置之左右宗伯之長天官之首希音幾闕至  
寶始剖公何答 恩臣職庶盡有過匡救其善將順六  
條禮說一片忠悃報 恩未了天何不慙才難之歎自  
古而然況在衰世益罕其賢墜緒誰理此學誰傳此後  
胚胎又閱幾年公昔臨湖慘埋雙劍公今卜湖玉樹忍  
掩來生業緣一邱同占保佑仍雲有繼無忝通政大夫  
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李垓撰

愚伏鄭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崇禎庚午愚伏堂鄭先生以疾 賜告歸鄉拜左叅贊  
不赴朝已壬申據禮乞致仕 不報明年六月丁丑卒  
于尚之墨谷田舍訃 聞 上恫傷輟朝二日賙賻如  
禮 特贈議政府左贊成用其年八月甲申卜窆于咸  
昌縣檢湖西卯向之原葬事官庀焉 上又遣郎文以  
祭之粵廿一年甲午嗣孫侍講院咨議道應謀諸公門  
下士若而人依令式將樹碑于原手故副學蒼石公之  
狀授漢陽趙綱曰吾大父始雖以科目進匪躬之晷靡  
非格致之學立朝五十有餘年雖處艱難顛沛中何嘗



不以是勉吾君斯可謂有始有卒宜得直而不華者  
銘傳於後顧與大父并世而生知大父平生者已作陳  
人無一人在惟執事寔吾大父慎簡之寮且知大父浚  
敢屬以顯刻綱對曰唯唯否否綱以郎寮事公覲德心  
醉者有年今於公幽隧事宜無待子之請之勤禮之恭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夫子之訓也吾敢違之綱實雕篆  
之不足曷能形容大君子事業文章子盍改圖道應氏  
夏跽爲禮執而不移終日無倦色綱累辭不獲而疾病  
間之歷歲于茲始繙其狀而序之曰公姓鄭氏諱經世  
字景任號愚伏堂生而秀朗才學語讀小學一卷文理  
驟達他書宵爨處迎刃縷解又妙能爲辭章年十六得

雋鄉解然雅志不亶舉子業作從善如登詩以見其志  
云庚辰柳文忠公知尚州以功令厲學子公執雉請益  
文忠獨視躋之告以古人爲學之序公悅而服膺二十  
成進士二十四登 謁聖科闈第二名卽萬曆丙戌也  
京師人未見公面口相傳其文以熟選入槐院爲副正  
字戊子薦拜藝文館檢閱俄轉奉教己丑春 宣廟命  
選曹趣填玉堂南床員蓋極選也自昔難其人惟以二  
人備擬公爲正字又 賜暇湖堂一時榮之先是公以  
史官入侍 經筵 宣廟問委巷義左右莫能對公進  
曰此出檀弓猶言曲巷 上甚悅及退目送之無何有  
玉堂之 命不特際遇有時稽古之力也冬逆獄起公

曾在史苑誤薦賊甥震吉同韓柳川下吏尋釋庚寅遭  
外艱壬辰陽夷難作嶺南劄於兵最先而酷尚之人士  
糾合義旅推公倡猝遇賊公中矢仆母夫人與次子興  
世被害巡察使狀聞陞拜禮佐公拜疏辭乞為義旅  
餉向湖西溝痘殊死而甦制除拜禮兵郎未拜命遷  
修撰正言還修撰兼文學乙未陞校理知製教時大  
盜猶據左腹君臣旰食公上疏請立自強之本且登對  
進言曰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學而  
已所謂學非襲先王緒言通遺經訓釋而已須有思辨  
之實積累之漸然後學由是進心由是明既知此心由  
學而明當知此心非學而闇明則光輝旁燭事物闇則

是非懵然而不辨天降大割百事潰裂勤於學問以明  
治道則舊邦之維新在此此學不繼治道多禩則國勢  
不振愈甚辭氣慷慨敷奏洪暢天顏為之怡然又曰  
聖意以易為聖學正宗故難已開筵首講是書然  
其意精微難曉春秋明復讎之義最是今日急務上  
仍問程傳本義異同公推原三聖下及邵穆李發揮皆  
出先天之畫仍明程傳本義所以然之故明剴有味  
上稱善必曰國士國士賜內厩馬馬粧以獎之丙申  
以天官員外受繡衣命按嶺成還拜校理丁酉春陞  
正郎上疏乞解職從戎搏力復讎事不許秋拜中書  
俄遷玉堂兼弼善時元均代李舜臣開山陷天將楊元

乘南原走國中凶言賊鋒且至公與同僚上劄請守  
都城以牢人心俄還中書改堂令又承繡衣命巡嶺  
西還拜奮義將又以校理督運軍餉已由司諫陞同副  
承旨戊戌由左承拜嶺南觀察使特命也壬辰以來  
南服糜亂吐內餓廩之喙逐寇天兵亦且累萬治法  
征謨更僕難數公能撫民以寬轉餉以時民皆按堵士  
無飢色報政未半聞厓相被羣小齟去國公知事無可  
爲累上辭章適授軍職尋除青松不赴庚子除寧海坐  
棄官罷明年特叙又明年拜左承禮議皆不就冬以  
校正廳堂上召丁未除大丘府使爲治先教化後郵罰  
鄭寒岡語人曰大丘之治悃悃無華可爲吏治師戊申

宣廟賓天光海嗣位公因求言上疏累萬言上言恤  
民節儉中言宮闈不嚴仕路混濁姻婭用事終言人主  
一心萬化之本丁寧勸誠懇懇懇入光海大怒命  
焚之托以語逼先朝將繩大何賴右袒李公恆福爭  
之強只削職未幾還叙己酉以冬至使朝京主客令  
我國使臣以玄盤領入班公以爲盤領非禮服玄且齋  
服用於朝賀大禮非禮遂呈辨禮部又呈文兵部以爭  
我國人偷賣焰硝虜中事不唯誣枉雪許我買焰硝此  
前倍數及復命光海大悅加資公上章辭不許夏拜國  
子長冬遷羅州牧又拜全羅觀察使被叅先是鄭仁弘  
上疏誣毀兩賢公於五賢從祀執禮契帖序有奈何盛

典才舉邪說僂行等語仁弘聞而嘆之其黨因是中之  
壬子金直哉獄公遭誣逮中使按家書以進光海覽訖  
語左右曰私書中嬾人諺書如語及上必別行高書其  
家之雖嬾人小子亦知尊君義此與逆乎無何得釋癸  
丑赴江陵乙卯又為沈懌安引下理光海雖知其誣故  
遲其決以待贖錢門人舉後漢魏劭事質之寒岡寒岡  
曰無害古人有行之者散宜生是也公聞之與書曰古  
人雖有為之者與今日事異為我謝諸君君子愛人以  
德若斷置道理為之請與諸君別渡幽園墻中載罹冬  
嚴所善宰臣或勸公呈病曰應教李溟言病保放為近  
例公答曰李自是真病吾無病何可以陽病甘心謾上

聞者歎服公前後凡三院保宮而眠食舉止不少變常  
度怡然處順一聽之天唯取聖賢書益加研窮丙辰冬  
削職脫園丁已給告身自此遯荒者六年嘗在玉成書  
院諸生會者數十餘人講家禮時上下敲枹諸生汗流  
被體皆不能堪公端坐終日驛不動搖色無少勸持敬  
然也癸亥三月 仁祖大王靖 宗祔收萃昏朝擯斥  
士類以潤色中興公首也以弘文館副提學徵詣 闕  
上章辭 批曰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勞苦遠來予甚嘉  
悅遂 賜對進曰始政之初宜先罷內需司以示無私  
悅民心又因早上劄指陳乘輿闕失不避忌諱有曰先  
賢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

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者甚可畏也願執德不  
移勿以己私妨公道勿以宴安萌怠忽自然治化日隆  
雨暘時若百谷用成民安物阜矣 上手批曰自予忝  
位無一人謁予過今日省劄辭不覺敬服故事玉堂長  
入 侍甚簡 經幄諸臣合辭言鄭某乃讀書養德人  
請破例頻接 上從之令間日入參際遇之始也 上  
待公禮異諸臣公感激 知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  
其言從容婉曲因講起義愈出愈新發前人未發處多  
又承 上問薦張顯光柳軫行誼文學可輔治道 上  
嘉納時有告廢庶人鑿垣欲跳者執法勲宰俱請斷義  
公執不徇李延平貴 上前諄公公再上章乞遘 不

許俄拜藝文提學辭又 不許秋上劄陳八條一曰立  
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重宗統四曰盡孝敬五曰納諫諍  
六曰公視聽七曰嚴宮禁八曰鎮民心言言鑿鑿中窾  
至重宗統築底反復無有餘蘊末乃曰 殿下今於  
典禮惟公論之所在是稽而行之幸甚第恐異日巧舌  
飾羽滿闕圖寵之輩出 殿下其絕之耶其後果有橫  
議鋒生卒如公言是年十二月白虹貫日明年甲子元  
日白虹又貫日公應 旨上劄略曰三始履端之辰謫  
見于天若此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中人莫之知故  
天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臣何逆适舉兵叛公建入  
江都非計 大駕遂南仍承 命檢嶺南多所規畫騰

狀以 聞其後勲宰惠公不論仁城 廷中肆言詬詆  
公上章乞行遣以嘉公忠讜為 答公乞退益懇 上  
愈不許擢拜大憲控辭 不許又陳難受之義引朱子  
之言士大夫辭受出處關風俗之盛衰 上始許適即  
日買舟南歸副學 召命踵至蓋一日內旋適旋拜也  
公又上章控辭者再 不報移拜知申事 召旨甚嚴  
秋還朝 上為之引對慰諭公既謝 啓曰臣在鄉時  
聞政院封還 內旨臣喜其能行古道也臣今忝是任  
聖教如有未盡封還奚敢後人 上改容九月 上  
教曰鄭某曾講論語一部盡心論難古語曰無言不讎  
其特加一資公上章乞改正仍獻言孔子曰道千乘之

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  
不出此其中一敬字為五者之本施為政令之間一毫  
不謹便不得為敬伏願純心積功推致其極使一國臣  
民涵濡 聖澤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則 經幄末臣  
與有榮矣 上嘉公格言十月雷雨公與同僚上劄請  
修省登 對又被勲宰甚之上劄乞免 不許乙丑正  
月兼右副賓客二月 世子行冠禮公承 命作圖以  
進禮畢進一階辭 不許三月長子檢閱松痘殞京邸  
公請護襯歸 上曰鄭松竟至不救予甚嗟惜子喪解  
職非例三告乃 許夏拜大憲辭 不許尋適又拜憲  
長謁告至三秋由四宰移大司寇辭 不許還拜憲長

請罷諸宮家擅海墘魚鹽利禁士大夫關節又請勿復  
內需奴丙寅正月 上遭 仁獻王后喪欲行三年制  
公議定不杖期以綾原君為喪主 上屢下疑難之教  
於是公率諸諫官合司爭之凡三十餘啓文皆公筆語  
婉義正人不敢贊一辭俄又上劄進喪禮六條首言曰  
竊聞 殿下為至情所蔽顯有喜同惡異之心夫人君  
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惟意  
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己私而其奈莊士日遠諂  
言日進終至於喪邦何臣之所陳千百言無一言同於  
殿下者適足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  
出於閑邪弼違之誠惟 殿下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

上批曰據經引禮反復論難足見顯門禮學但杖一  
節既論以父在母喪之禮則以杖卽位何失先是 上  
令禮官議私親稱號公以為宗統大義固嚴然 殿下  
既以親孫入承無兩考之嫌當稱考而不加顯字廷議  
咸允崔完城鳴吉挾朴知識於制定後請為三年喪公  
以書折之不回俄拜大憲俄移副學三告適又還大憲  
上劄數千言大意治道有日退無日進為言且曰鼓舞  
振發之機係於 殿下 一心敢以誠之一字為今日應  
病之藥 上曰近因哀疚不接賢士闕失之積良以此  
也尋適以副護軍乞暇杖黃耒發拜大憲辭旋改副提  
學俄還大憲時 殿試主司有私者公論罷榜且請建

法勿給舉子燭冬又拜憲長請急俄遷副學乞適不  
許既以疏請歸葬次子咨 上曰觀卿疏不覺驚慘論  
思之任勿辭仍 命本道庀葬行到清州聞奴警入  
朝嶺南彌召之 命下矣傳檄一道應募者衆將橐糧  
坐甲劃日以進聞賊退獨身赴江都復 命四月大  
駕還京五月公上劄論時務略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  
變者必立非常之志然後能興衰撥亂志苟不立因循  
頽惰終於不振而已矣徂茲戎虜之禍尚忍言哉西土  
生靈剪爲魚肉至使 君父蒙塵 社稷播越今日之  
旋 駕舊都亦燕雀之處堂耳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  
啓聖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願 殿下毋自沮

而益自強焉寤寐一念惟在於渝著雪憤而不以一毫  
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 殿下之志立矣俄遷大憲  
又由同樞拜副學上劄論時務大意與前劄同而請立  
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尤拳拳焉數月間來去副  
學大憲四宰甚數戊辰拜大憲參鞫柳孝立逆獄故事  
參鞫官錄勲公上疏辭夏除四宰兼知義禁浹月還副  
學六月加正憲秋上劄論邊事已巳春有白虹貫日變  
上劄請修省乞暇焚黃及還朝以疾辭 上曰予以寡  
昧賴卿輔導卿去未久予心茅塞論思之長非卿不可  
閏月 東宮令寫進九思九容俄而移拜大憲以手痠  
三告得適旋改四宰兼知 經筵請告三猶 不許俄



拜宗伯乞解浴椒療疾仍乞致事 上曰卿在經幄啓  
沃弘多速返副予意九月拜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公意以爲文衡政柄俱是用聰明地  
吾老不可堪其任遂連章累辭益堅 上猶不許強起  
之公惶恐起眠事則一心奉公不激不隨薦進良士明  
白是非爲已任物論怡然矣其知首舉也先觀文從字  
順理明如何進退之奇怪險僻絕不得逞時文之習幾  
乎一變庚午十一月遷 穆陵承 命改撰戊申誌文  
以進 上有善改之 教已而以病乞暇下鄉中途力  
乞解職 上用勲宰議將行 追崇欲直請 皇朝公  
曰始以是禮爭之者我也今不可以疾爲解而不卒吾

忠乃上疏疏幾千有百言公一生遂於禮學者盡於此  
而引君當道之誠亦盡於此傳言忠臣死不忘君者其  
謂是歟全文在本集六月聞奴警昇疾登程到報恩疾  
甚不得進 東宮下札問疾冬 上遣醫看疾 東宮  
亦令宮官來問壬申乞致仕 上批此非舊臣辭退之  
時調理上來已而上疏乞免參贊及兼帶 許之夏六  
月 仁穆王后昇遐公以疾不能會哭上疏待臯九月  
拜大憲辭癸酉疾漸甦而病六月十七日啓手足前一  
日謂家人曰送我必以禮訃 聞東宮將舉哀禮官啓  
以賓客無舉哀例 上教曰此人多教誨之功舉哀爲  
宜及其葬也 東宮賜賻有加遣宮官致祭且令看葬

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宮官母失禮葬之日縫掖來會者  
四百餘人乙亥嶺南士子建議配享公于道南書院俎  
豆之至丁酉又刊出先生文集秩凡十思問錄若干卷  
未及付剞劂氏公之學出於西厓相西厓之學出於退  
陶先生退陶平生所尊信者朱晦庵大中至正必以晦  
庵爲則揀朱書中公卿大夫知舊門人問答書札之關  
於學問者爲十冊名曰節要公於書無所不讀最汲於  
朱書故立 朝議論 經幄講說靡所不自朱書中來  
可謂有味乎其言之也當 仁祖初年寤寐儒學遂置  
公論思地不離者幾十年 仁祖禮遇眷注至矣公故  
適可爲之時凡遇事必精白論思要以引君當道 上

亦虛已以聽猶恐一日公之不在側也雖絳灌許史之  
貴莫得間之朝紳中稍向儒學者舉皆慕用公而至觀  
公登 筵講義及疏劄之文莫不嘖嘖稱說李文忠梧  
里公每自 講筵出語人曰鄭某真待講才豈惟今之  
第一古亦難得任叔英才高眼空一世獨於公心服靡  
間公於 宣仁兩朝所上疏劄累十餘章隨事盡言立  
意雖殊大要不見一語出格非誠正之外者文章爾雅  
事理俱該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真得告君之  
體云李命俊疏言金趙二奚曲逕媒進 仁祖盛怒三  
司政院爭之不得及公一上劄 天意冰釋舉朝相慶  
傳誦其劄 仁祖嘗教曰賴卿輔道守懲窒遷改多矣嗚

呼此可以觀君臣矣或疑公遭所賢之主不能陶鑄至  
治祇以侍講鳴不佞曰是難言也賈生董生當后元建  
武時治安策天人對而已兩程朱夫子亦不能有為於  
慶曆淳熙之朝公獨奈何是固難言也雖然使吾君崇  
儒重道不禱以伯雖備嘗險阻艱難而終始典學不衰  
者誰之力也公於己已乞退疏曰立乎人之本朝道不  
行耻也臣雖無狀非全然無耻之人恐一朝溘然旅邸  
使後之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竊位明時生來  
死歸云爾則臣之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寃哉道之  
不行公故已知之矣公為人長身廣顙神采爽朗霍自  
炯炯聲如洪鍾聰明絕倫涵養積厚不為崖岸漸截之

行驚俗取名不為和光同塵之事巍巍自立平居議論  
渾厚平鋪雖素不識公者一見公知其為長德君子也  
養生送死盡無違之道事上臨民積誠敬之實其他羣  
行之卓卓難以殫記蒼石公嘗稱曰愚伏聰明絕人識  
處極微見處極高雖五賢如退溪先生或有所讓處矣  
人以為知言無論性理學災異軍旅公故不屑而遇災  
進言後無不合臨危劈畫效於蒼龜公可謂博大真儒  
哉雅性愛泉石就愚伏山中臨溪結數間屋左右圖書  
為積年計讀書之餘相羊水石間自得之趣徃徃發於  
吟咏其為詩不用力而天機自動然公嘗曰詩是小技  
豈可費用吾心力於無用處也字法適媚逼古亦未嘗

以是語於人不喜著書見人好立異論背於先儒之說者必正色責之曰新學後生惟當篤信師說假竊形似齟弄筆舌不幾於譏佛罵祖耶臨事慎重若千鈞之弩謙挹退讓絕無矜伐之色常戒子弟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公於晚年選朱子大全中封事序記碑銘祭文爲十冊名曰朱文酌海蓋與節要表裏云鄭故晉陽望族公九世祖諱澤麗末牧尚州畱一子于州遂居焉曰諱繼咸於公爲曾祖曰諱銀成曰諱汝寬於公祖若考也皆以行義世其家鄉黨師之妣陝川李氏江陽君瑤之后學生公軻之女以公貴推 恩三代妣亦封貞敬夫人公凡

再娶前夫人李氏籍全義祖縣監時敏父部將海後夫人李氏系出真寶戶曾叅判堦之曾孫祖壽岑黃山察訪父潔忠順衛丁亥歸于公天性柔嘉慈良事舅姑孝而敬配君子無違行工於女紅好讀內訓烈女傳等書財利之說未嘗出諸口撫庶出御女僕皆有恩意公寢疾語夫人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夫人應曰曾已聞而知之矣公常以強輔稱夫人后公卒二年而終距其生丙寅得年若干葬與公同原生二男二女長杞弱冠決科珥筆史苑人以爲有父風不幸蚤卒娶郡守李宜活女男道應以遺逸徵拜 侍講院咨議女奉事趙漢叟次樽宣教郎娶縣監姜週女

亦蚤均無后女盧碩命生員宋浚吉承旨方以賢良進  
講 冑筵側室子櫟萬戶咨議娶持平柳衫女二男三  
女皆幼奉事生三男幼思永全翼者李松來妻生員出  
也叅奉光祿羅明佐修撰閔維重妻承旨出也道徵櫟  
出也銘曰

百家逢湧吾道浸孤道一于東熙朝盛儒粵惟陶山嫡  
傳晦朱懿哉愚伏陶軌夙趨婆娑黨孰委已盤盂發而  
擯辭鑿精祛孳學成而進賢路不輟簪筆史苑上下董  
狐盛之玉堂香案恩紆艱危進說亦咎之謨或荒或理  
遭昏道癯尸土念勩出疆念軀隨其所遇誠節卓殊  
聖人中興訪落須臾佩玉長裾陳必唐虞南宮禮樂選

曹錘爐文鼎輕重舍公誰復公既知遇珉必區彼論  
禮者削稜謂柘柱公何害公不聖誣顧瞻漢庭申商交  
途疇不我誕疇不我愚死不詭遇確乎夫夫有墓于咸  
面勢檢湖湖水瀾瀾公名與俱九京難作蛾子長吁正  
憲大夫原任議政府左叅贊趙綱撰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  
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行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 世子左賓客愚伏鄭先生墓表  
愚伏鄭先生卒而葬今六十二年故大學士趙公綱既

序銘于神道永嘉權愈又約最家國所記載謹表諸墓  
曰公諱經世字景任晉州人其先家于尚蓋八世曾祖  
諱繼成 贈承旨祖諱銀成 贈參判考諱汝寬 贈  
左贊成行誼相承聞於州里妣 贈貞敬夫人陝川李  
氏學生公軻之女此公祖世其貽贈以公貴也公生而  
有秀質八歲受小學未竟夷通悟無留礙遂進餘書能  
立趣而上志作從善如登詩從西厓柳先生聞道學之  
要益自厲二十選進士後四年擢乙科選槐院薦為檢  
閱陞奉教錄玉堂南床選湖堂公少以文學著及登朝  
凡所一二雖差極選莫先公者 上命吏曹補南床缺  
時南床錄厯二人曹不能擬奏 上特令擬二人拜公

正字蓋 上知公通經學欲亟處之經幄也庚寅丁外  
艱壬辰倭難起尚為賊所道公倡募兵謀拒擊賊賊觸  
公不意公中兵仆母夫人及弟與世遇害遂走兩湖募  
兵食為復讐言計道病瘧不克舉其意制除拜正言修撰  
陞校理時南寇猶未平公八對言 殿下遇大難誠欲  
大有為宜勤學明治道 上方講易公又言易誠聖學  
之源義深卒難解春秋明復讐大義若時所宜講臣為  
殿下急之又對傳義同異陰陽吉凶消長之理多所  
甄開 上稱歎相屬曰士之甚丙申春拜吏曹佐郎  
上以公明易特命移校理一日講罷 上問撰著法公  
令內侍折枝來分指掛撰若筮史宿習者曰究言其理

上悅特賜內厩馬馬糗遷吏曹正郎丁酉春柳文忠  
公為體察使辟公從事公上疏乞遷銓曹專力復鑿京  
許拜舍人時閑山軍敗南原陷賊勢熾聲并兵而北國  
中驚公請守都城以持中外心 拜奮義將尋拜司  
諫陞同副承旨戊戌特 拜嶺南巡察使嶺南兵不解  
累年民死散 皇朝兵列屯湖嶺列城騷擾相奉猶不  
能給公撫瘡痍供軍食凡注錯中機宜州縣蒙其濟會  
柳文忠公黜去羣姦病公欲并斥公辭遽丁未出守大  
丘戊申 宣廟薨光海立求言公上疏極言私溺之失  
光海大怒焚其疏欲繫鞫李相恒福力爭遂削職己酉  
奉使如燕近事我使用玄盤領朝見公呈文禮部請朝

服八班又呈文兵部痛辨我人賣焯焯與虜事得白仍  
許買焯焯視前倍之不適準所見命者而已光海悅加  
資辭不許冬出牧羅州尋拜湖南觀察使鄭仁弘疾公  
風其黨劾之壬子金直弋獄公被誣繫俄釋之乙卯秋  
為沈憬所誣引下理光海既知公無所坐而留不決待  
所為私焉者門人憂迫搯散宜生古事惟可以釋公者  
將無不趨也公固止之曰君子愛人以德若強我處不  
義而盤罪者請與諸君絕宰臣有憂公久繫者曰囚病  
且少挺盍屬病公曰不病敢言病乎不聽聞者敬服丙  
辰冬削職解舍自是凡六年屏居家癸亥 憲文大王  
既清宮而首拜公副學召至京郎賜對時議欲為舉義

人設科公曰是私舉義人不可 上從之又言革新維  
初宜先罷內需司會又早上劄言 上心怠忽之漸及  
條弊萌無所顧避 上手批敬納之諸筵臣言鄭某讀  
書養德久宜煩侍 經筵 上命間日參筵公以成  
君德為已任有可言無不言 上所疑難輒發微旨  
衆端反覆端辨辭氣弘裕 上甚鄉納之與李延平  
議不中乞解 不許拜藝文提學時 朝廷議刊光海  
所上 宣廟徽號公請并去祖字蓋光海時陰臣求  
上意遂稱祖故公欲以時正之議終不行 上將親祭  
私 廟命羣臣議稱謂諸議輕重多不得所公曰 上  
以孫承大統既不考 宣廟則無二考之嫌宜稱考而

去顯字稱子而去孝字李相元翼及諸大臣皆是公言  
議遂定秋公上劄論八條其三重宗統證論古今且曰  
今稱謂既正安知後不為希思之臣所壞誤耶敢預為  
明主言 上將講大學會公乞暇去筵臣言鄭某在  
乃可講此書盍姑俟其歸 上從之甲子逆适反 上  
南幸命公檢察嶺南未幾賊平還朝 拜大憲辭遞南  
歸 拜都承趣召至 上引見慰諭公謝仍進曰封還  
內旨古道也 上教或不可者臣敢不封還 上以公  
講說有法數特召論經義而已 上曰其講魯論盡心  
特命加資乙丑兼右副賓客 世子行冠禮命公作圖  
禮成進一階歷參贊刑判復 拜大憲丙寅春 仁獻



王后之喪 上欲行三年制命喪制視國葬儀公與諸  
學生伏閣凡三十餘 啓皆公手所定草據禮經大訓  
先儒論辨固爭之 上降從杖期他如始命公以言不  
用避遞為同樞冬移副學告病 上遣醫占病 世子  
亦遣宮官問疾丁卯虜大入邊 上幸江都命公與旅  
軒張公之嶺南召募士調兵饒剋日赴難賊退罷兵赴  
江都扈駕還上劄曰願 上日夜奮厲無或倚小安而  
忘遠圖不遁而虜復來者雖幸而不亡其屈辱必倍今  
十之又陳鍊兵之策凡數千言戊辰夏加正憲秋劄論  
邊事其大略虜必渝盟宜先具奏 皇朝請命山海等  
軍門伺虜東出直擣巢穴如此中國必大利虜亦形格

必不能侵軼我也 上不能從時 上講書經命公製  
進渾天儀已巳引疾乞解 上曰予賴卿輔導時或懲  
窒論思之長非卿不可夏 拜禮判乞致仕 不許九  
月 拜吏判兼兩館大提學公曰所叨皆國重任吾年  
力無能為也固辭 不許乃出承事論除謹知貢舉盡  
公明論諸生詩文要理長無得用險恠語於是時文頗  
變十一月遷移 穆陵 命公改撰誌文尋乞暇去道  
上疏乞解 許之辛未春乞解文衡又 許之拜大憲  
四月 上將追崇 章陵公曰吾敢曰不可證移而不  
復言乎遂上疏爭之 不報公始議稱謂 上從公議  
後議喪制雖不盡從公言亦不行三年及論追崇 上

不復省公言然言禮者莫不長於公壬申公年七十乞  
致仕 不許乞解本無 許之此公之歷世昏明中外  
所踐更也國有中失之事輒守宜論奏或用或不用而  
蓋皆出於誠正之學其即乎耳目之前視於未事之後  
者若數一二無一言不應實公實真儒明統類者已諸  
疏在文集中公風容俊偉志行修事親無所遠居喪盡  
喪禮痛倭之共一天凡倭中物輒斥不忍視叔父篤老  
奉養若事父女弟貧羸撫視極其生端然自守不為物  
傾側此公所性得之而雅似者也公既質有其內而首  
嚮正學不淫於他雜業不以分異於人為高尤甚於禮  
無日不在是辭受進退惟道之從不或奪於當世之操

克養既厚誠敬形於體貌望之知為有道君子嘗居愚  
伏山中自號愚伏日與學者講讀又嘗謂團隱寒暄一  
蠹晦齋陶山五先生前後生於嶺南數百里之內尚又  
出嶺之上流一都會也遂建書院於洛濱號道南并享五  
先生使學者知道脉之在此云光海時屢惠公於居室  
而誦讀不輟不以橫禍動其心平居正衣冠端坐不或  
有懈色通明惠和不以已格物亦不苟假人以色士或  
有折辨詭先儒者必責之曰新學當篤信先師若穿崖  
穴肆異論罪也常誨子弟曰學者當於致至處求及又  
曰若無所知乃能無不知若無所能乃能無不能此公  
之終始所體訓也公為文絕不作浮靡語要使言不美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六 四十一  
乎情豐約惟所適而理達指明有足感起人者不喜為  
詩然遇境寄興體裁正而音韻諧凡古人制造目想意  
解靡所不通公之修身功藝能如此嘗侍 經筵上  
問賢士公進旅軒張先生及柳公軫皆得其意佳隱沈  
公大亨少從公遊公器之與周禮一部曰子有斯世之  
責努力習此經後沈公以文學節行顯在州郡必廣教  
諭處鄉里好開導人四方學者繼于門公之薦引賢德  
獎進後學如此李相元翼李相恒福嘗與公同侍 經  
筵出曰鄭某真侍講才古今幾矣蒼石李公竣曰愚伏  
識處極微見處極高雖陶山或不能絕也一時諸賢宗  
讓公類如此公以癸酉六月丁丑卒臨歿謂家人曰送

必以禮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特贈左贊成 世子  
欲舉哀禮官言賓客歿不舉哀 上以公教誨功多  
命舉哀八月甲申葬于咸昌檢湖卯坐之原 世子遣  
宮官致祭視葬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往無失禮葬之日  
士來會者累百人此公卒葬年日而以禮為終始如此  
公凡再婚前夫人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子後夫人  
真寶李氏忠順衛潔之女有禮行後公二年卒葬與公  
同原有二男二女長松檢閱有才學早卒次櫛天無後  
女適生員盧碩命判書宋浚吉側室子櫛萬戶檢閱有  
一男一女男道應學行舉為諮議壻奉事趙漢叟生員  
有一男二女男思永壻全翼者李松來判書有一男二

愚休先生別具卷之九 四十一  
女男光棻正郎壻羅明佐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櫟有一  
男道徵諮議有二男四女長錫僑縣監次錫玄壻恭奉  
李元祉李允諧學生黃鍾大申康濟側室子錫閏奉事  
有二男長次遠明郡守思永有二女壻金彥弼正字  
申浹翼者有二男三女男五徽五彩壻李河龍金濬金  
浣松來有五男基輝基安基茂基輔光棻有四男一女  
男炳文縣監炳夏牧使炳遠察訪炳翼縣監壻元夢翼  
判官府院君有二男三女男鎮厚鎮遠皆文科女長適  
李晚昌次今 中宮殿下次申錫華錫僑有二男五女  
道徵有六男一女此公子姓內外孫曾也統之公始問  
學于西厓柳先生西厓學于陶山李先生陶山承述朱

子嘗節掇朱書名節要實朱子掇四子書纂近思錄之  
意也公又選朱集中疏序碑記為十冊名酌海合絡節  
要為表裡以足陶山之意該本末以澤乎其身而發為  
言行此可以見公之學淵源所漸 宣仁之朝見敬禮  
蓋至人以公王者之人而居近列通正議不可謂蔽治  
言亦徒有以焉爾豈未值其誠也抑節然也公歿三年  
嶺南諸儒配享公于道南書院遺文集十卷思問錄若  
干卷六提學權愈撰



祖銀成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

禁府事妣玄風郭氏 贈貞夫人

考汝寬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

義禁府事妣陝川李氏 贈貞敬夫人

先生諱經世字景任號愚伏九世祖澤判尚州牧事畱  
一子于州後世仍家焉五傳而至修義副尉諱蕃始卜  
居于州南栗里卽先生高祖也承旨公聰敏強記讀離  
騷三過成誦不振而早幼叅判公亦以儒雅著稱贊成  
公行誼爲鄉里所敬故副提學蒼石李公實誌其墓李  
夫人江陽君瑤之後學生公軻之女婦德純備以嘉靖

癸亥九月十四日申時生先生于栗里第幼有異質穎  
悟絕人七歲讀十九史略八歲讀小學未半文理自通  
餘皆迎刃而解落筆皆驚人語又能知俗學之外有用  
力之地作從善如登詩以自勉從祖復齋公素負鑑賞  
每見先生所賦歎曰句句如花開大吾門者必此兒也  
西厓柳文忠公知州事先生執贄請益文忠一見異之  
告以爲學之方先生敬受而藏之心終身不敢忘十六  
選鄉解兩試二十中進士二十四登 謁聖及第皆占  
第二名所試諸作皆膾炙于世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  
字戊子夏薦入藝文館爲檢閱俄陞待教一日 上講

詩傳問委巷之義諸講官不能對先生進曰此出檀弓  
猶言陋巷上悅及退日送之己丑春陞奉教叅弘文  
錄賜暇湖堂蓋極選也既而上教吏曹催填玉堂  
南床闕員吏曹以望不備為啓於是特命以先生  
為正字旋魁文臣庭試有恩數一時榮之冬汝立獄  
起先生曾在史苑誤薦賊甥震吉同西平韓公下吏尋  
宥南歸庚寅夏遭贊成公憂柴毀幾不勝壬辰夏島  
夷難作列鎮瓦解先生與若干同志募集村兵設伏斬  
捕猝遇大賊中矢墜崖李夫人及先生之弟主簿公皆  
被害事聞朝廷以倡義討賊可嘉陞拜禮曹佐郎先  
生上疏陳情辭遍走兩湖召募兵糧一以復讎討賊為

志行到公山邁痘疾幾殊癸巳冬下教本道使之敦  
諭赴朝與贊辭命又上疏辭不赴甲午服除拜禮兵  
曹郎俄改弘文館修撰下旨召乃入都謝恩冬拜  
司諫院正言尋還修撰時當大亂之餘國憂方殷先  
生入對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曰  
學而已所謂學非但襲先王緒言通遺經訓釋而已須  
有思辨之實積累之漸然後學由是而進心由是而明  
既知此心之由學而明則當知此心之非學而闇明則  
光輝旁燭於事物間則是非懵然而不辨然從事講明  
而不用於敬則將無以維持此心為涵養之本矣殿  
下非無大有為之志而未見大有為之效豈學問之功

不純而怠忽之私有以問之也天降大割百事潰裂勤  
於學問以明治道則舊邦之維新在此此學不講治道  
多雜則國勢之不振愈甚辭意剴切聲韻洪亮上怡  
然傾聽時喪亂甫定始開筵講周易先生進言易為  
聖學之正宗雖不可不講而然其義精微難曉春秋明  
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是急務上問程傳與本  
義異同先生對曰畫前之易竒耦之未形者也伏羲之  
易竒耦之已形者也讀易者但就六十四卦知文王之  
彖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伏羲先天之學莫之  
聞焉至邵子承穆李之傳大為之發揮然後始知三聖  
之辭皆出於先天之畫由是而易之本原明而朱子本

義亦明乎此耳若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義理精  
濶實所以發經旨之微奧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而言  
程傳為尤切矣上又問陰陽升降善惡吉凶之應先  
生對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交也  
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者為泰為既濟人君亦須居上  
而親下然後方可上下交而成世道之泰矣不惟治道  
為然修養家之水火交濟亦猶是也又曰積陽多其漸  
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君子小人之分  
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殺物雖其造化待對之體不能  
相無而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  
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至其消長之際淑慝



之分則未嘗不致其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之意而吉凶之應宜在於此也 上傾心酬酢極加獎賞至以國士稱之白沙李文忠公每自 講筵退語人曰鄭某真侍講才也乙未春兼侍講院司書知製 教自是雖他遷仍帶時 宣祖殿經喪亂不樂在位 命光海攝政先生與同僚上劄力爭得 允夏病禡為典籍陞直講俄還修撰兼侍講院文學秋陞校理上劄請立志自強略曰一旅之衆十乘之車一城之地猶能出死得生以公為存况今所賴以為力者不翅倍蓰於彼但恨無其志耳 御批所論至矣潑用兢惕十月上 疏陳情請省墓上以 疏辭佳甚既 賜暇仍教政院寫進一通十一

月還 朝上劄請頻 御經筵丙申春拜吏曹佐郎持衡審權未嘗為人作輕重以 御史巡按嶺南防戍俄拜校理時 上方講周易教選曹必以精通易學者備講官該曹欲以先生應 命而以方在銓地難之 上教曰銓郎誰不可為鄭某還除講職於是 有是拜一日上問啓蒙揲著之法先生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揲扐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合上甚驚異之先生曰此非奧竅難知者因推行其所以然之故講易畢 賜內厩馬及馬糒上箋謝遷吏曹正郎兼校書館承文院校理丁酉春西厓以體使辟為從事上 疏乞解本職專力於復讎事 不許秋拜議政府

檢詳例陞舍人俄還校理兼弼善時關山失守賊有再  
動之形中外汹汹先生與同僚上劄請守都城以牢人  
心還拜舍人改司憲府掌令以 御史巡檢嶺西還  
朝差奮義軍將辭本職褫授司藝旋還校理又出嶺西  
催運軍餉冬拜司諫院司諫尋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  
副承旨承 命往候楊經理及麻提督于嶺南戊戌春  
轉至左承旨四月嶺南方伯缺 上於榻前指先生曰  
此人有才局可差遣大臣協贊時南服新剗於兵公私  
赤立而外則賊壘相連於江海之漑內則 天師彌滿  
於湖嶺之間先生受 命隻思竭其才誠威愛著洽兵  
民胥悅時議方攻厓相並侵先生先生不自安連章控

辭冬褫授副護軍尋除青松府使不赴庚子春除寧海  
府使冬棄官歸坐罷明年 特叙又明年拜左承旨禮  
曹叅議皆不赴時先生家食將二稔矣乃與同志謀曰  
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之病猶已之病吾徒皆  
有志澤物獨不念康濟同胞耶遂各出錢設醫局以需  
鄉閭之急取先儒存心愛物語名曰存愛院尋以校正  
廳堂上 召被叅初鄭仁弘起鄉兵名以義旅賊退猶  
擁以自衛殊有不戢之聞先生偶以所聞言諸李公貴  
李公疏論仁弘罪將先生語證之仁弘大噉至是為憲  
長捏出不近之謗以劾之李公上章辨之先生益無意  
世事卜地於愚伏山中愛其巖壑瓌竒溪潭潔清築室

而居之左右圖書研精覃思寤與食間或相羊水石  
間其自得之趣發諸吟詠甲辰冬 叙授副護軍先生  
以吾東道學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  
金寒暄鄭一壺李晦齋諸先生相繼而作而皆蔚興於  
數百里之內本州又在嶺之上游遂倡諸生建一大書  
院於洛江之濱合祀五賢號其院曰道南自製樑文使  
後之學者知道脈之在此云丁未春除大邱府使寒岡  
鄭文穆公宰鄰府每稱大邱之治悃悞無華可爲吏治  
師戊申二月 宣廟賓天光海嗣位先生因求言上疏  
累萬言大要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  
本又在於節儉且論宮闈不嚴仕路混濁至 先王末

年而極矣正始之日所宜惕念而澄省之且論新政闕  
失略曰竊見 殿下卽祚之初銓相除拜之政似不出  
於大公至正之道銓相之選乃是大臣所擬而其人  
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  
名然後始肯落筆焉 殿下之叅入已意任情低昂至  
此而甚矣殿下延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爲賢於夢卜  
則尊之不以貌而以誠任之不以貳而以專然後可得  
盡其用而乃於擇銓衡一大除拜不用其言直任己意  
若然則獨運萬機足矣亦安用賢相爲哉殿下於慎始  
之日已用如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殿下博觀  
前史其於公私之辨治亂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姻婭

私昵之有累於聖德乎得非新登大位上下情意未及  
諳熟而遽遭危疑之變眈然深居不免有憂懼之心遂  
欲廣置親信以爲急難之用乎殷下之慮或出於此則  
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而無  
對以無私也目今朝廷百官孰非殷下之四體三軍萬  
姓孰非殷下之赤子乎一視同仁以得其心則不幸遇  
難孰不爲殷下捐軀乎不此之圖而顧欲托於數三親  
信之人則親信者無幾而餘皆爲疎外之人矣殷下之  
有不亦狹乎殷下之勢不亦孤乎又曰天下萬化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心虞書所謂精一執中孔子所謂格致  
誠正克己復禮子思孟子所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力

之方不翅丁寧殷下嗣守基業正所謂無疆惟恤祈天  
永命在今日墜失厥命亦在今日殷下其可自逸乎其  
可自滿乎其可不敬德乎疏入光海大怒覽未畢命焚  
之諉以語逼先朝將鞫問大臣李恆福等以爲其言  
雖過非內懷至忠不能也只削職六月還職牒八月叙  
拜副護軍已酉以冬至使朝京藩使朝見依品服朝  
服載在 大明集禮而前後使臣並用玄盤領從事因  
訛襲譌先生以爲盤領躬於後代玄卽齋服非所用於  
朝賀大禮呈文禮部請易以朝服又請於兵部許賀焰  
硝年例外增數明年春奉 勅還光海大悅命加資上  
章辭不許夏拜成均館大司成乞暇省墓累辭遞授副

護軍先生不樂於朝求外冬除羅州牧使未幾陞拜全  
羅道觀察使辛亥秋又被叅先是五先生既從祀文廟  
仁弘上章詆兩賢甚醜先生作從祀執禮契帖序有云  
奈何盛典纔舉邪說僂行彼豈無秉彝之天耶惟其偏  
私之見蔽之於前忿狠之氣迫之於後不覺其自陷於  
媚嫉之歸此其可哀而不足怒也又次淳昌壁上朴訥  
齋韻有狼腹偏心說聖賢一亂極知緣運氣之句仁弘  
怒甚嗾其黨以中之壬子春金直哉獄起先生被引就  
理中使搜家書以進光海見其家間尋常書札語及君  
上處必別行高書雖諺書亦然謂左右曰安有敬謹如  
是而黨逆者乎先生長胤檢閱公才成童並被逮光海

親問汝父教汝以何事對曰臣父教以忠孝二字而已  
光海尤竒之無何得釋秋陞嘉義初本朝請冊世子  
奏中以臨海有疾爲辭而接待天將時臨海隨駕自  
如先生爲司諫啓請勿隨至是光海殺臨海謂先生有  
炳幾逆折之功命收叙超秩上疏固辭不許先生常以  
爲慊至反正初竟陳乞鑄去冬除同知中樞府事術  
人李懿信上疏請遷都交河光海遽命諸宰雜議先生  
議曰盤庚之亳邑以有圯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爲朝貢  
道里之均衛文之楚丘又在於爲狄所滅之日茲皆出  
於千萬不得已之大計臣未知今日之議此有何不得  
已之故也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

於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只一箇長安秦居  
而促漢居而永此是千古之明驗事遂寢光海政亂日  
甚先生乞外得江陵府使逍遙於金剛鏡浦之間又愛  
其俗之質而愿也先教而後罰率邑中子弟講授禮書  
其民樂趨之乙卯秋又爲沈憬妄引被逮光海雖燭其  
情故遲其決以待贖醵門人舉後漢魏劭事質之寒岡  
寒岡曰無傷也古人有行之者散宜生是也先生聞之  
與之書曰此與今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如有復言者  
請無相見也或有勸子弟訟寃者先生又痛止之曰死  
生命也非人力可容久後始保放再夏冬益取聖賢書  
研窮體驗樂而忘憂任疎庵叔英累來訪送桔榿寄詩

有中黃外白兼文質始苦終甘慣險夷之句丙辰冬始  
削職以放丁巳夏還職牒戊午夏命叙癸亥三月 仁  
祖反正親政授弘文館副提學下旨召四月入謝上章  
辭 批曰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勞苦遠來予甚喜悅時  
議欲爲舉義人別設一科先生入對論其苟私 上卽  
從之又言始初清明之日宜首罷內需司以示民無私  
上不能從因早上劄略曰德崇業進常在於真積力  
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則 殿下之所以  
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  
之效未著征繕之宏謨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  
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

而奸民玩法禁闈之嚴而女僕通行雖裁抑僥倖而時  
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  
論他日而 殿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  
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  
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甚可畏也今日者  
誠 殿下大有爲之會而不可失之時伏願 聖苦刻  
勵執德不移勿以已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  
毋急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 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若  
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  
萬計茫然無一事可酬夙志則不惟臣等爲 殿下惜  
之千載之下亦必有爲之永歎者矣 上手批曰自予

忝位無一人言予過今看劄辭不覺敬服故事玉堂長  
無依次入侍之例 筵臣合辭言鄭某乃讀書養德之  
人請頻數引接 上從之先生上劄辭有優批別 賜  
米豆時 上待先生用異數先生亦感激 知遇殫心  
竭誠其從容啓沃開導 聰明者必以陳善格非爲先  
然先生素謹於溫室起居之注又未及什一以是人鮮  
知者一日 上講論語宰予晝寢章至集註自棄孰甚  
上曰晝寢豈至於自棄乎先生對曰先儒有言懈怠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然則不必大段爲惡然後乃爲自  
棄也纔有懈惰之念便爲自棄也凡看此等文字勿謂  
豈便至此而更加惕念幸甚 上曰宰予以聖門高第

何爲書寢對曰或問於朱子曰程先生門人多不謹嚴  
何也答曰程先生自謹嚴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  
事以此觀之學者須用已力雖聖人亦無如何矣上  
嘉納之因問南中才望可合收用者先生以張公顯光  
柳公軫對俄兼元子師傅時廢庶人祗自江華園籬  
穿地跳出上令宰臣三司議所以處之者先生與同  
僚具劄以進略曰臣等伏觀答兩司之批丁寧懇惻  
發於天理之真切合乎人心之所安超出常情利害之  
外同符古昔帝王之事此爲至善所在大司憲延平李  
公以玉堂不同兩司斷義之請至上前直斥先生先  
生乃再疏三告乞適皆不許賜盤領搭胡資上箋謝

俄兼藝文館提學辭不許時方議刊去光海所上  
宣祖徽號先生陳啓請並去祖字略曰歷代帝王創業  
與國統中絕而再造之君稱之以祖我宣廟雖遭外  
寇而旋即收復未嘗有國統中絕之事不宜稱祖也光  
海初年欲稱以祖其時尹根壽以無義例上劄而止厥  
後許筠李爾瞻輩請上尊號於光海光海以獨當爲媿  
更發稱祖之論廷臣無一言其事遂行此可謂無知妄  
作矣况稱祖於謚號之下有如帝王追崇四祖如宋之  
僖順翼宣我國之穆翼度桓非如歷代太祖世祖之  
稱非所以尊崇之也稱祖以功稱宗以德初無高下今  
者光海時所上徽號方議刊去若然則當有具由告



廟之禮其時金告稱祖無例之意而改之似當先是  
上將親祭于私廟廷臣議祝辭稱謂朴持平知識請奉  
私親爲禰廟沙溪金文元公引程子論漢宣帝史皇孫  
說謂當稱以叔姪先生以爲宗統大義固嚴然 主上  
以親孫入承旣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  
稱考而不加顯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禮曹判書月沙李  
公議克合首相完平李公與諸大臣皆是之朝論遂定  
九月先生上劄陳八條一曰立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  
重宗統四曰盡孝敬五曰納諫諍六曰公視聽七曰嚴  
宮禁八曰鎮民心其重宗統一款略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故稱所後爲父母服齊斬三年稱本生爲伯叔而不

杖期誠以受重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  
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廟社稷之重爲億兆臣民之  
主其義之重又萬萬於卿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芻豢  
入繼而尊奉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  
宋英宗賴司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稱  
濮王乃爲得禮之懿我 宣廟追崇德興時亦倣而行  
之此可謂白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此微有  
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禰不可亂  
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旣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  
爲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自稱爲子未有嫌逼之碍也司  
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尊其父爲皇考而不

敢尊其祖爲皇祖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嗣祖統故稱或皇孫爲考無兩考之嫌也此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爲明據今雖公議已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此誠萬萬非所憂於聖明之世而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爲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而明察焉 御批陳列八條無非愛君憂國之誠予當服膺自省焉時 朝廷方議宣惠號牌便否先生獻議略曰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易容不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所收遍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年不過木二疋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

過十七疋而今宣惠廳所收一結當取三疋則一夫當取二十四疋較之常年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聞 朝廷講究利民之政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必將譁然而駭愀然而愁矣臣意不如姑徐熟講而行之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良法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息而遽聞此令之下則或不無鳥驚魚駭之慮然善爲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不至於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必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刺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少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旣不能此則惟給保一事乃爲前代

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填充壬辰亂後  
尤爲蕩然而教鍊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我 國武略  
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著實行之則必須先行弼牌之  
法多得閑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矣以嫁女乞暇  
上令本道給昏需辭不許時 上將講大學楸灘  
吳公 啓言宜待鄭某之歸倉卒講論者與存心用功  
之久者意味自別也 上從之閏十月還 朝十二月  
白虹貫日上劄請遇灾寅畏略曰天道不愆變不虛生  
意者深宮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念乍  
弛宴安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乎古  
人之言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由

此推之則一念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善一  
事之白虹也雖無謫見於天者已爲可畏况有之乎伏  
願 殿下反躬深省益篤其嚴恭寅畏之誠自裏至表  
自微至顯務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陰和之  
氣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 御批內省  
多疚天譴宜矣劄辭當體念內司別提梁德允者有罪  
當刑 上命除刑決杖先生上劄論之略曰夫刑之輕  
重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有  
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者重  
而重者輕也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此然  
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隸而不肯自立

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甲子元日又有白虹貫日之變上下手札罪已求言先生復上劄數千言略曰薄蝕雖慘猶有常度曆以淫沴倏干大陽謫見於天莫甚於此一之可畏况再三乎况月正元日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乎 聖衷也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膈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望其榮衛完實有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又攪動之以搖其精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嗚呼天之愛民如父母

之愛子父母之心子憂亦憂子喜亦喜今日之事有可以病民而召怨者固非一端水火餘生遭逢 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浚故歸怨速乾文之不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益不翅八九現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昏迷天象竟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益昭然矣今殿下既有寅畏之心又有懇惻之言矣然又必有不忍人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懇惻之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李适舉兵叛賊鋒日急先生白令三司諸官宿衛禁中且論入江都非計 大駕遂南巡先生承 命檢察嶺南上狀請

母貸奔北之將以振軍律請把截漢江旣踰嶺通諭遠  
近召募兵糧未幾賊平三月復命乞禡不許一日  
延平袖劄草來示大意王子珙曾出賊招不可不早圖  
先生答謂諸王子出賊招者不但珙必將次第驚畏  
聖世安忍使骨肉危懼復如往日之爲乎兩司請議處  
珙先生獨執前見不變延平恚甚詬斥不已先生乃陳  
章乞免略曰李貴之欲防禁仁城出於宗社之慮臣  
雖迂腐亦不敢以此論爲非獨臣所慮者自古疑之一  
字必爲讒口所乘而事變無窮常出於意慮之外萬一  
他日事有難處或不能終始保全則今日諸臣所以委  
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反歸虛地其有傷於聖德豈

不大哉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  
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爲耻延平卽  
又上劄攻之上曰卿言甚過和而不同君子之事玉  
堂長官可謂君子矣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不爲人言  
所撓其志不亦善乎延平又上劄攻之益急先生本不  
欲相較而及是則不得已出郊外上劄乞行遣批曰  
卿之忠謹予嘉之久矣李貴雖有千言萬語予豈有聽  
信之理乎朝廷亦必非貴而是卿卿體予意先生又上  
劄陳情略曰夫仁城之死生何與於廷臣而實狀未著  
之前咸欲其無死者是乃赤心愛殿下耳豈有一毫  
私意於彼哉雖以李貴之憂國如狂亦必以保全爲言

者其心亦若此耳何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已而乃以樹  
功疑人耶古人之言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曰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臣若抗顏再入爲人所笑則舉平生而  
盡棄之豈不悲哉 御批卿體予意勿爲相較再命  
召令入侍 講筵先生皆不赴乞退益力 擢拜司憲  
府大司憲累上章懇辭益不許又極陳難受之義略  
曰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  
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慎  
也臣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退者雖被  
物議不許辭避其爲臣者亦貪戀寵眷晏然不去一夫  
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至於廉耻掃地

利欲滔天而國無所賴目今 朝著清明搢紳相讓蓋  
無一人忘耻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臣充一夫之數  
以啓無耻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乎孔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  
就 上始許褫卽買舟南歸是日還除副提學再上章  
辭不許旋拜承政院都承旨 嚴旨趣召先生以一  
向廝捱分義未安八月還 朝 上引對慰諭仍曰卿  
之不辭而去禮乎望望然去之予甚慙覲先生謝曰臣  
旣得褫免未及付職而去前銜官豈有辭朝之理乎仍  
啓曰出納惟允政院之任若宋之李沆君命有所不  
當則曰臣沆以爲不可卽便封還千載之下可以觀其

君臣 聖教若有未盡則臣亦不敢不封還 上改容  
先生既去館職 上益思啓沃之效時或 特召入講  
筵與之討論九月 教曰鄭某曾講論語一部盡心論  
難古語曰無言不酬其特加一資先生上疏乞改正且  
曰抑臣因此而願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  
愛人敬事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而  
中間一敬字爲五者之本人主之尤不可忽者也竊念  
聖明於敬字上微有著力未到處蓋施爲彌令之間  
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爲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爲不敬  
也伏願 純心積功推致其極使一國臣民涵濡於  
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

亦與有榮矣 批曰疏末所陳實是格言予當體念叅  
奉李義吉上疏請追崇私親先生 啓曰國家莫大典  
禮大臣禮官叅酌裁定非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偏  
於朴知識之疏益已駸駸然有 廟饗之意而猶不敢  
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 殿下之宗廟爲 殿下父  
祖會高而設也至於廟寢廊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  
知此等妄論不足以熒惑 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而  
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陳達十月雷雨先生  
啓曰慈父之怒其子乃欲其起敬起孝不爲有過之  
人也子能盡孝則父必不怒以此推之則天意固有在  
矣伏願 殿下益篤其敬慎之又慎臨政處事之際發

彌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古人所謂毋曰何傷其禍將長母曰何害其禍將大者服膺不忘使祇畏之心無少懈弛以爲修省之本十一月三告乞遫 不許乙丑正月兼右副賓客 世子行冠禮先生承 命作圖以進禮畢進一階上章辭 批曰卿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矣宜勿辭先生以正二品爲知申非舊例乞遫 不許三月檢閱公天上疏乞護柩南歸 上答曰鄭松竟至不救予甚嗟惜卿之乞解出於至情但子喪解職實非法例抑其至情以副予望三告始 許遫夏拜大司憲再上劄辭 不許尋遫爲知樞七月以修墓乞暇歸鄉 命給澆奠床復拜大憲改議政府右叅

贊刑曹判書上疏陳情辭冬檢閱公葬訖還 朝途拜大憲請罷諸宮家汾海魚鹽之利禁士大夫關節干請之弊勿給復內需奴丙寅正月 上遭 仁獻王后喪欲服三年凡喪制一依 國葬議先生率諸僚伏閣論啓大意以爲以士夫家言之則謂之出繼以帝王家言之則謂之入承 殿下以繼別之宗受命 慈殿入承大統焉 宣祖後其事體之重奚翅萬萬於士夫家出繼者而可以伸情於所生乎尊祖義也親親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尊之所壓私不可伸 聖教謂綾原出繼不可主此喪者又是大段失言不厭人心處也爲後於義安者不能罷繼歸宗主本親之喪則爲 宣廟之



後爲宗廟社稷之主爲四方萬民之所戴而顧可以杖卽位於私親之喪代行主人之事乎果爾則先儒所謂厚於所生薄於宗統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者 殿下皆有所不免矣請 亟命綾原君爲喪主 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嫌於 國葬者並皆寢罷凡三十餘啓皆出公手文不加點愈出愈新一時歎歎以爲讀書稽古之力也 上降從杖期餘皆 不允先生以不得言引避俄適爲同樞二月上劄進喪禮六條其末曰竊覲 殿下近年以來舍己從人之德漸不如初遭喪以後又爲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心夫人君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惟

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己私而其奈莊士日遠諂言日進終至於喪邦何臣之所陳殆千百言而無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足取悅而適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出於閑邪弼違之誠惟 殿下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 上以手札批曰觀卿劄辭據經引禮反復論難足見專門禮學講之有素予他日性好自棄未嘗學問今遭訟禮正猶回墻慙悔無及但勉從降殺之請論以父在母喪之禮則以杖卽位有何失乎此外所論當體念焉初崔完城鳴吉推行朴說爲喪三年之論先生以書折之又有劄逐段辨其說之謬崔終不回至是摘先生劄中一款疎漏處上劄攻之

先生不得已上劄自劾又上劄議園籟有優批俄拜  
大憲特授副學皆辭褫兼知義禁同知經筵時  
皇太子生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工科給事王夢尹來頌  
詔先生以贊禮入侍儀度周旋庭中聳觀爲是任者  
前後凡四陪遊漢江楊花諸處有唱和諸作尋還大憲  
上劄數千言略曰竊念殿下之憂勤願治四年于茲  
而治具之漸張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日退當殿  
下撥亂反正之初革舊鼎新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聳  
動蘄望於殿下者如何殿下之所以淬勵奮發而  
自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成就者乃止於此不惟臣  
爲殿下惜之竊想間蕪無事之頃中夜不寐之時必

有穆然深思慨然長吁而不勝其憂思者矣惟其鼓作  
振發之機係於殿下之一心故敢以誠之一字爲今  
日應病之藥御批劄辭俱是格言予敢不惕念而思  
改哉近因哀疚不接賢士闕失之日積良以此也適授  
副護軍以焚黃乞暇未及行復授大憲辭適尋由副學  
還大憲時殿下試取士甚有物議先生啓罷其榜且  
請申嚴試刻勿復給燭九月褫授同樞冬還拜大憲副  
學以病辭上遣內醫看病給藥春宮亦遣宮僚問  
疾十二月次子宣教公又天丁卯正月乞解職歸葬  
批曰觀卿疏不覺驚焉慘噫天道之不均何至於此哉論  
思之任決難輕褫勿辭速往來仍令題給葬需遂畫室

南歸行到清州聞虜警還入朝賊勢日逼上入江  
都先生與旅軒張公佾授本道蒲召之命傳檄遠邇  
募兵調糧將次第前赴三月和議成有旨令罷兵歸  
農四月復命于江都尋扈駕還京五月上劄論時  
務略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然後  
能興衰撥亂以卒建非常之業志苟不立因循頹惰不  
能自強則終亦必亾而已徂茲戎虜之禍尚忍言哉西  
上生靈剪為魚肉至使君父蒙塵廟社播越今日  
旋還舊都亦燕雀之處堂耳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  
聖此正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誠能日夜淬勵奮發  
曰島棲之耻其可雪乎脅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與

和其可恃而為安乎寤寐一念唯在於湔羞雪憤而不  
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叅錯於其間縱不能提兵滾入  
埽穴犁庭他日賊來亦有以待之不至如前日之束手  
無策衛文公野處潛邑凡有幾年而卒致革車三百乘  
駭北三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臣妾於  
吳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耻此  
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而能致此乎觀其衣用大布冠  
用大帛嘗膽於坐軼蛙於道則二君者堅苦刻勵之心  
蓋未嘗一息弛也徃日之事言之亦無及然猶有可諉  
者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小屈思所以大  
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不遑寢

食以爲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之則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亾雖幸而不亾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爲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豎立此志終始靡解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涌舢舨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母徇於文爲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且請罷內需及沿海魚鹽設屯以補軍餉陳選將鍊兵峙糧備械之策數千言 批曰劄陳之事無非格言嘉謨予雖無似敢不惕念時校理趙綱陳疏累日而不報大臣有獻議而 不省先生上劄論之俄拜大憲又還副學六月又上劄論時務略曰 主已辱矣 宗

社將墜矣正使大小臣鄰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爲尚恐無救於淪亾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泄沓略與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發燕雀處堂之譏嗚呼痛哉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不然何其舉一世之人而靡哲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竊聞 殿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怠於一年雖新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必後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爲命令之間率循故常殊未有喫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則臣工之情竊庶事之隳廢日趨於危亾之域者其故可知也竊料 殿下未必不以羈

糜爲一毫可恃而幸賊之或不來耳若然則豈不爲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其言曰凶奴和親不過數歲卽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爲較然可戒者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於自治也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爲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國事之危急萬萬不如今日而乃能輕舍私藏以徇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媿焉溪恐殿下偷安姑息之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因此亾國亦非過論嗚呼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千乘之君而下與戎虜要

盟正使此虜終始帖然已爲難雪之耻况其溪壑難盈釁隙易生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保其必無傳曰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耻勿弛嘗膽之憤立之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耻之無日矣以今日人謀事力決無重恢之望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殿下之所以懋修德政以享天心者其可有一毫之怠忽乎願自今發一編作一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在上日監在兹者寧不默佑於冥冥中乎且請恢言路停廟樂 興

慶遷葬亦遲待數年專以安民鍊兵奮勵洒耻爲意  
上以手札批曰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予實嘉之所  
陳無非予切實之病予雖寡昧當服膺而勿失以副卿  
之至誠俄移大憲還副學乞暇浴椒焚黃八月歸愚伏  
舊庄爲休官久滯計適有李仁居之變又以大憲 召  
先生不獲已還 朝道拜右叅贊尋還副提學辭不  
許戊辰正月以大憲叅鞫柳孝立逆獄王子珙顯有相  
應情跡先生與大司諫金公尚憲等合 啓請斷以王  
法故事叅鞫之官有叅勲之例先生固辭四月除四宰  
兼知義禁俄還副學先生以館職帶金吾不僂上劄請  
減且言近來 講筵久廢 命令之發多不和平如以

無據臆說斥大臣以蔑視責銓官以苟且修飾教臺諫  
皆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想 濼居燕間之地  
所存所養或不能濼厚而然引接臣鄰宜不可緩 批  
曰嘉卿愛君之誠六月加正憲七月上劄論邊事略曰  
爲民父母旣不能保庇於兵至之日及其舍命來歸又  
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爲前後國書再三往  
復丁寧懇惻而彼乃包休益甚顯有脅迫之意今宜先  
斬李灤以正其中間擅諾誑敵誤我之罪改撰答書務  
令明白痛切安知因此不少變其鴉音耶臣歷觀前史  
乞和而洒耻者句踐一人而他無有焉其故何也嘗膽  
抱冰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苦心腸豈人人所能辦而

苟且偷安日遠日忘乃恆人之大情也試以今日人心  
觀之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之雖以 聖上奮發刻勵  
之志亦恐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字爲祟也然彼若帖  
然無覺則我不可先自渝盟以取負約之名今旣肆爲  
不遜之語明言越境侵軼之意則不如乘此機會聲說  
是非明曲之在彼而因與謝絕以內爲自強之計何可  
一聽伸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希朝夕之不亾乎臣昨見  
邊臣馳啓有賊駐九連城冰合後東搶之語宜連綴  
此等狀 啓另爲 奏文付送于冬至使之行而仍請  
申勅山海寧遠等處軍門使之詳細偵探伺其東出直  
擣巢穴則乃爲 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

得肆意侵掠於我邦惟 聖明財處焉八月應 旨上  
劄略曰竊聞 殿下反正之初勵精圖治中外拭目而  
式至于今治效蔑如民風日偷國事日非若使當初勵  
精之志果出於誠實而無一毫虛僞則懲驗之見於外  
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  
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裏不同前後相違真  
實無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孚於人猶不可  
得况能孚於天乎嗚呼今日之事 殿下猶以爲不至  
於遽亾乎人君之職無大於安民而 殿下六年憂勤  
尚無按堵樂業之效憂愁困頓已有土崩之勢及今不  
爲之所則後悔無及 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畢誠

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  
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未曾讀惟 殿下惕  
念焉時 上方講書傳承 命製渾天儀以進已巳春  
邊臣馳 啓毛將有東搶意 朝廷將遣重臣爲解焚  
計先生上劄陳六不可時有白虹貫日之變先生上劄  
略曰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太無道之世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胡氏亦曰克勤天戒則雖有其  
象而無其應伏願 殿下滾體上天仁愛之心益盡平  
日兢畏之道使剛健之德日積於中清明之政日行於  
外則一時陰沴之氣自當雲收霧釋於太陽之下不然  
則灾咎必來而傷敗乃至天之所以仁愛者亦安可屢

冀也 批曰兢畏二字約而盡矣予敢不書紳服膺以  
副卿之至誠哉尋乞暇焚黃四月還 朝以病辭 上  
曰予以寡昧賴卿輔導時或懲窒卿去未久予心茅塞  
及到今日尤見其功也論思之長非卿不可承 春宮  
令寫進九思九容五月移拜大憲忽有右手不仁之症  
上遣醫看病累辭 許禱旋拜右叅贊禮曹判書乞  
暇浴椒於滎川迤到鄉家上疏乞致仕略曰聖人之言  
曰邦有道穀耻也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臣雖無狀亦非全然無耻之人惟恐一朝溘然使世之  
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竊位明時竟死於旅邸  
云則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寃哉生逢堯舜復欲永



長仙先生集卷之十一  
二八  
訣豈臣夙昔之心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愚衷悃悃言  
不能盡 優批不許又有答學者書云吾非貪爵祿者  
顧時勢有不可退者雨無正之詩不去者作以責去者  
且道其時去者爲高致而不去者爲貪戀耶目今艱虞  
日甚人心渙散 君父正在危懼之中此是人臣授命  
之日顧忍決退以圖身便耶觀此疏與此書可見先生  
心事矣九月拜吏曹判書再上疏辭 溫旨趣召十一  
月黽勉入謝又兼弘藝兩館大提學連章累辭 溫諭  
不許先生旣不得 命則公心正色不激不隨收拾人  
才調和士論庶答 聖明知遇之恩而先生已病矣每  
思退休鬱鬱不自得庚午二月兼知 經筵春秋知貢

舉作文諭諸生時文一以理勝爲主竒怪險僻者一切  
黜之文體爲之少變四月檄島亂劉興治殺其主將陳  
繼盛 上議興師討之先生上劄言不可曰當初羣議  
皆以爲此賊必舉軍投虜背叛天朝其終又將挾虜勢  
以令於我惟有仗義興師爲 天朝討叛逆 引對之  
際大計立定旣而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反以應虜搆  
誣繼盛上聞 朝廷彼其擅行戕殺肆爲誣罔之罪固  
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在我亦姑無受辱  
危迫之機徐待 朝廷指揮而處之未晚夏累劄祈免  
益懇 上皆溫諭不許十一月遷 穆陵承 命改撰  
誌文以進 上有善改之教乞適文衡又 不許時有

金趙兩奚曲逕媒進李公命俊疏論之備局回 啓大  
觸 上怒辭氣厲甚三司政院爭之皆不能得先生上  
劄進戒曰此事細微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厲聲若其  
本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明平氣而答之曰  
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得無過惟改之爲  
貴 聖明惕念而答之曰當卽改矣若是則 聖人曾  
次都無一事光明灑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意流  
通都俞吁咈之氣象可見於今日矣惜乎 聖明之學  
於中和極功猶有所未至辭氣之間殆有怒髮衝冠之  
色以此而施於下賤尚猶不可而況於三司乎而況於  
大臣乎張思叔匹士也而詬罵僕夫程先生責之曰何

不動心忍性今以千乘之君酬應大臣而可用如此聲  
色乎伏願 殿下虛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  
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消霧捲則回思頃日之事必  
有不勝其悔者矣 批辭甚溫天怒遂解舉朝相慶傳  
誦其劄時遷 陵啓攢與賀至相值禮官請哭訖行賀  
先生以爲一日之內哀樂並行未安上劄請權停賀禮  
從之時有城門詢書之事先生歸意已決特以 遷  
陵遲徊事訖卽請暇大歸到稷山馳 啓乞解職 許  
之辛未春再疏乞適文衡又 許之以大憲召辭四月  
上用勳宰議決意追崇將遣使旨請 天朝先生以  
爲此而不言無復人臣匡救之義乃力疾草疏略曰追

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不可況以 殿下之明睿  
好禮寧有不知之理乎特爲誠孝所蔽而不自知其過  
耳夫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爲過則者理而已矣  
孟孫問孝聖人答之曰無違無違者生死葬祭不背於  
理之謂也臣未知 殿下此舉果能不背於理而合於  
禮乎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  
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大院君  
不得禰 先王 殿下不得祖 先王而特以 殿下  
有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爲 宗廟主彼謂 大院  
君爲非私親而 殿下爲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  
殿下但知生我者之爲恩而不念 祖統之至嚴雖

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徒以所蔽  
者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親親恩也  
尊尊義也人情常患於以恩掩義故春秋傳曰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今 殿下之恩幾於掩義矣同於已者  
則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  
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而不恤也率是  
以行則將見阿諛順旨者日進而莊士讜言無由而至  
殿下之前矣豈不危哉臣嘗見 聖教若曰漢唐以  
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爲之予何爲獨不然臣爲 殿  
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諸葛武侯所謂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 殿下以上

智之資躬聖賢之學而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  
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不惟平日立志不  
當如此竊恐所以致孝於 大院君者亦未得爲盡道  
也疏入 不報首相楸灘公讀之曰真儒臣告君之語  
六月聞虜騎入寇力疾赴難行到報恩疾甚不得進上  
疏陳情自是病勢彌留八月 東宮下札問疾賜藥及  
食物前後凡數十次間遣宮官來問 上亦遣醫問疾  
十一月授左叅贊上狀辭 不許壬申先生年滿七十  
引經乞致仕 批曰此非先朝舊臣辭退之時體予至  
意調理上來二月移卜于梅湖三月上疏乞解本職及  
兼帶 許之俄授知樞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先生以

病未赴臨上疏陳情九月拜大司憲上章辭癸酉正月  
病革而薨六月丁丑易簣臨歿謂家人曰送我必以禮  
計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 特贈議政府左贊成  
東宮將舉哀禮官 啓以賓客無舉哀之例 上教  
曰此人有盡心教誨之功舉哀爲宜八月甲申葬于咸  
昌縣檢湖之上卯向之原先生嘗夢新居臨十里荷花  
及是果符真境嗚呼豈其識耶 東宮別賜賻遣宮官  
致祭仍看葬令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宮官往母失禮葬  
之日遠近來會者四百餘人乙亥冬士子等配享于道  
南書院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抄選朱子大全封事雜  
著諸文爲八冊名曰朱文酌海蓋與退溪先生所抄節

要者相表裏行于世嘗錄經傳疑晦處名曰思問錄輯古今喪禮名曰喪禮叅攷未及就夫人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嗣後夫人真實李氏學生潔之女叅判堦之曾孫退溪先生之從孫柔仁淑哲好讀內訓列女傳等書通知義理事舅姑配君子無違禮撫庶出如已子閨中整肅先生嘗以彊輔稱疾病顧謂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夫人應曰曾聞之熟矣生於丙寅歿於乙亥葬與先生同原生二男二女長曰杻有雋才擢大科薦爲藝文館檢閱次曰樸宣教郎志行不凡爲儕流所重皆不幸短命女適生員盧碩命贊善宋浚吉側出一男曰櫟萬戶檢閱娶郡守李宜活

女生一男一女男曰道應以學行舉爲侍講院咨議女適叅奉趙漢叟宣教娶縣監姜邈女無后盧有一男二女男曰思永女適士人全翼者李松來宋有一男二女男曰光棡進士女適學生羅明佐司書閔維重櫟有一男曰道徵咨議娶持平柳衫女生二男三女趙漢叟有二男皆幼先生長身廣額覆目炯炯射人天資豪爽俊偉清嚴好禮立心以忠厚寬仁爲主進學以精思實踐爲本私淑於退陶邇本於考亭想象歆慕以爲準則充養旣厚英華自發望之崇峻若不可犯及至接人則曾襟洞豁和氣藹然聞風覲德者不覺心醉而誠服其居家也事親盡其孝居喪盡其哀常以親讎未報共戴一

天爲至痛凡係日本諸物絕不以近諸家每日晨起拜  
謁家廟奉先承祀竭盡誠敬雖蔬糲不繼而染盛必備  
其物有叔父年老奉養如親父女弟貧窮撫愛如手足  
家庭之內禮教興行肅穆若朝廷焉其臨民也以明禮  
崇化移風易俗爲務愍惠窮民培育士子出於赤心士  
民皆事之以師而愛之如父兄中遭道消屏居修業不  
復有意於當世 聖主夏化風雲契會委以論思之任  
首尾殆十年先生旣以輔養 君德爲已任每進對之  
際宿齋預戒精心積誠凡時政得失生民休戚義理公  
私之辨天人王伯之分援引經傳出入古今隨事進規  
竭盡無餘其言溫厚和平委曲懇惻時人擬之范淳夫

云 仁祖亦虛已傾聽待以師禮惟恐一日不在側也  
章陵之議實是千古變禮衆論盈庭惟藉先生一言  
爲重由是上拂 主意下與時宰相忤詆謫四至而先  
生直道自信終不少撓金文元公每稱愚伏自是質直  
人禮學淹博無愧退陶當今可與論學者惟此一人講  
質同異終始不輟平居儼然端坐獨觀昭廣之原樂易  
平怨淡以艱澁機械爲戒亦未嘗色辭假人謙挹自將  
無矜伐之意思怨絕不槩諸心恆恐於此用心一蹉不  
免爲岐刻之歸也禍福榮辱一任倘來怡然處順無毫  
髮動於心者常戒子弟曰學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  
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古人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

學不如孔子皆自棄者直是發言省語外物悠悠不足為  
吾輕重世之挾一技求自術者豈非淺之為丈夫也又  
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至於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也常以世無人才為歎曰上之所以育才  
者固無其道而下之所以自處者亦局於畧近習詞章  
記誦幸而決科則自謂能事畢矣仕而能學者鮮矣既  
無識見且無實踐立朝則無仁義之陳於君臨民則無  
教導之及於人何怪乎世道之愈下而愈晦也有能以  
古之養人之道而培植之雖在季世未必無異才之出  
也平生酷好朱文常曰千古以來豈有如此文章餘以  
文名家者殆類俳矣末年病忘日用事物至子弟名字

俱忘之獨語及朱文則心神如爽輒舉數三行極論其  
歸趣而後已於戴記亦然也不嗜著書見人或有矧新  
說立異於先儒者必正色嚴責之曰朱先生行而後言  
後學惟當篤信精究而已至於假竊形似斲弄筆舌豈  
不為吾道之罪人耶雅性冲澹一切世味紛華服玩財  
業泊如也人有餽遺即散諸貧窮者皆盡曰如此然後  
快於心不然則心如有累矣為宰相四十年無宅於京  
無田於鄉惟癖於佳山水遇一會心處輒樂而忘歸愚  
庄水石夢想耿耿雖在仕務倥傯之日意未嘗不在於  
是也其為冢宰受命於衰病之後精力實有不逮而  
一事不敢苟然有一表第一妹壻求仕甚切先生終不

爲之地或疑問之先生曰吾豈不思但兩人皆不堪百  
執事者豈敢以私情而輕 朝廷名器耶蒼石公每歎  
其至公無私人不可及云先生文章出於六經根乎性  
理絕不使險語奇字尤長於疏劄渾厚典雅明白懇到  
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謂近世稱大家數者未有能及  
之云爲詩精切鍊琢能說出人所不能形容處然必待  
境而成不屑屑爲也常謂詩是小技豈可費心力於無  
用處也筆法端重嚴密雖急遽倉卒掌蹄小札皆有法  
度無忙亂意先生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然一  
時學士大夫與東南之士講學論禮率皆取正聞其教  
而知所向者不知其幾人也嗚呼先生之學之才旣不

愧於古人當時 際遇又不可謂不隆而時命不幸喪  
亂頻仍其所以恊贊 廟謨辛勤章奏者益懇且切庶  
幾扶救艱危洒雪羞耻自今觀之其言鑿鑿如燭照龜  
卜無不驗者倘使用於丁卯之前則必無江都脅辱之  
患用於丁丑之前則必無南城顛覆之禍而徒爲庸人  
俗論所沮未有翕受敷施之實 國事時變馴至於此  
嗚呼悽矣無如天下氣數何安知異時不有廢書而泣  
如蒯生之於樂毅書也又安知今日或得備 清閒當  
上心以裨重恢再造之業也顧惟天意之如何耳先  
生常以心事相違 國恩未報爲嗟惋晚歲好返初服  
方且溫理舊業整頓墜緒而天不憖遺樑木遽摧其亦



命也夫浚吉弱冠委禽於門下雖昏弱之甚學而未能  
然其得有今日皆先生誘掖之賜也及此晚暮尤有所  
感慨於中者茲撫耳目之所睹記以竢當世之立言君  
子採擇而筆削焉通政大夫前行 世子侍講院贊善  
宋浚吉撰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

